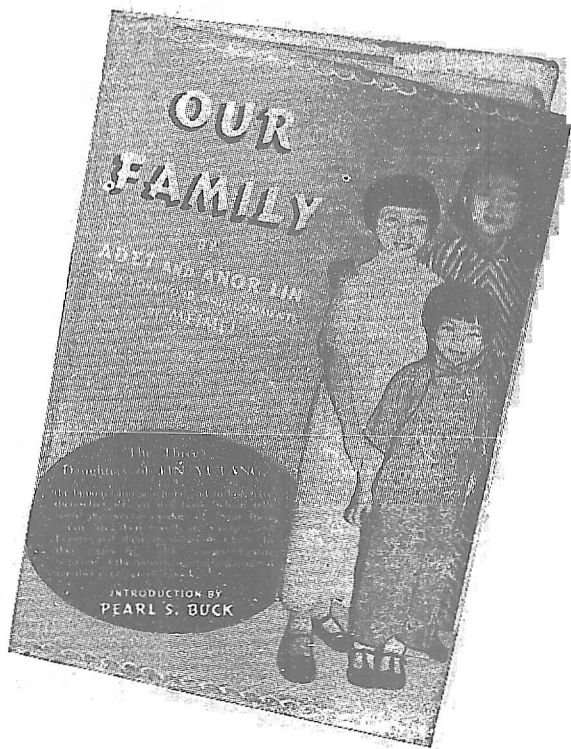


家吾

THE POOR MAN
HOPE THAT
子公女生先堂語林
著雙無林斯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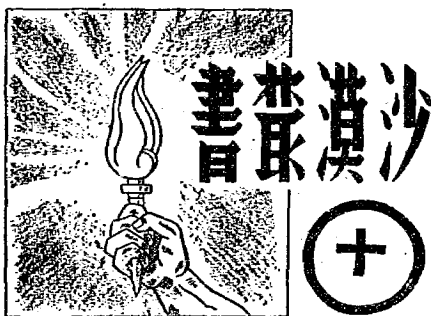
譯木李

吾 家

林如斯林無雙合著
李 木 譯

OUR FAMILY

By Adet & Anor Lin



本書譯文一部曾載北京沙漠叢書報
茲應讀者需要提前出刊單行本並
列為沙漠叢書之十

北京沙漠畫報

趣味高尚 內容豐富

每逢星期六出版 報費每期三角

半年七元 全年十二元 直接訂閱請函

北京郵局第三十號信箱

沙漠合訂

一至四集每冊售洋六元

沙漠叢書

幸福的朦朧（世界人體攝影名作
 選）羅歐編，定價：一元
 風（中篇小說）王石子作，定價
 五角
 時代小姐（中國名小姐選集）羅
 歐編，定價：六元（在印刷中）
 女人們的故事（短篇小說選集）
 趙今吾譯，定價：九角
 愛的故事（短篇小說集）張鐵笙
 作，定價：一元二角
 編織新集楊毓璋著，定價五元
 夜書集（散文集）林栖作，定價
 一元（在印刷中）

某夫人信箱

第一集（第二版）

用誠懇莊重的態度 解決青年男女的問題

每本一元七角五分

京津各書店均代售

譯者誌言

林語堂先生年來以「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瞬息京華」三鉅著斐聲國際文壇，不但爲吾華文人吐氣，且將我國之文化社會等情形對歐美人士作正確之宣揚，功尤匪淺。以故林氏之文章博識乃爲中外人士所一致推讚。其著作固爲人人所樂讀，其個人之生活尤爲讀者所欲知。而其女公子如斯無雙兩小姐在中外之文名，較乃父實不多讓。其合著“*Our Family*”一書前年在美出版後暢銷一時，甚受歐美讀者之贊賞。

該書內容共分四篇。第一篇爲林氏父女等五人之個性風趣生活實況之素描，讀後可使吾人對向所仰望之林氏父女得一親切之認識。第二篇爲彼合家僑美期間之印象。第三篇爲旅行歐洲之遊記。可使讀者對歐美風光社會人情，覺歷歷在目如身臨其境。至於第四篇，則係就中國各地如滬，杭，廬山略作描寫，主要目的諒係供歐西讀者之認識。然對我國讀者似無甚重要，故譯者姑將此編略而未譯。况翻譯一事本係爲求貫通兩種不同文字意義之不得已辦法，至於林小姐不但能寫出暢達之英文，復能寫流利之中文。故「吾家」之中譯本最合理者應請林小姐親筆述之。

譯者今茲所爲，本已牽強，乃在將該書翻譯過半時，已見滬市有中譯本出，友好之意均

譯者 謹言

覺不必付梓。惟管見以爲讀者中必不乏欲知林氏父女者，而期待林小姐將「吾家」另寫一本中文者，最近恐不可能。至於滬市之兩種譯本均曾大致翻讀，未便妄加批評。但覺從事翻譯工作時之兩大責任一須對原著者忠實，一須對讀者忠實。倘據字死譯使語句生硬難解，或率意胡譯與原文大相徑庭；愧對原作者一人已屬欠當，愧對讀者大衆咎尤難恕。木年來試譯各書無時不以此兩點自爲警惕，惟因識力有限甚願賢明讀者隨時予以批評指正。

「吾家」一書原文本甚淺易，如書中無雙小姐叙其全家在紐約赴麥奇商店購物時，林語堂先生忽有“*Oh gosh! this matches*”。一語度其原意諒係林先生擬燃烟斗而火柴告罄。乃滬市譯本一則譯爲「啊呸，這個賭賽。」一則譯作「啊呸，這個吃角子老虎。」又如無雙小姐記法國的奇事一文中有一“*I see toothless women with whiskers selling newspaper*”一語，滬譯本一則作「我看見沒有牙齒的婦人用掃帚賣報。」一則作「我看見沒有牙齒的婦人用警笛賣報。」實則曾聞旅法友人道及法國婦人嘴上有生鬚鬚甚顯明者，則該句之意似應爲「……無牙齒生鬚鬚的老婦人……」其它不必一一指出。

噫是之故，「吾家」一書雖已有兩種中譯本出版於前，但爲對原作者及諸讀者計，決趕譯完竣提前付梓，區區之意讀者當能見諒。

一九四一年一月譯者職於天津

吾家目錄

序言——賽珍珠女士

前言——妹妹

第一編 林氏父女

我爲甚麼是我——父親——母親——如斯——妹妹——妹妹——無雙——母親——父親——當父親寫作時——母親堅持用牙膏——父親的癖好——父親在夜間進食——父親的泥馬——父親同他的飲食——父親的童年——當父親去演說時——你應當去理髮語堂——父親同他的烟斗——父親取笑母親——我的名字的小史——吾家的二鼠——家中的歌唱——我們做戲——那些奇怪的帽子——父親對各種事體的意見——妹妹收集郵票——我願意有一間屋子——宗教

第二編 美國印象

離開上海——在檀香山——參觀好萊塢——家事——第一次乘地下火車及高架車——在五號街散步——母親在救濟會——紐約的電影院——我趕公共汽車上學——同妹妹去學校——我對美國兒童的印象——學校裏的運動——女僕斯太拉和南錫——在麥奇商店購物——初次演劇的經驗——逛康尼島——大西洋城——哈瓦那玩折字謎——他們問我關於中國的問題——我喜歡紐約嗎？

第三編 歐遊雜記

在沙佛亞船上——探維蘇威火山——弗羅倫斯——在尼斯的第一夜——門頓——小蟹的死——從法國南部到巴黎——法國的奇事——世界最美麗的街道——我們去芒馬梯——巴黎寓所的女僕——比利時修道院參觀記——父親在法國商店購無線電——七月十四日晨——烏市——小鳥的死——無線電城與伊夫里鐵塔——在龐費山女學校——倫敦——希特勒向我們開玩笑。

前言

(妹妹)

父親讓如斯同無雙寫點日記。不久她們就開始寫了，而且寫得很好，因此父親對她們說也許可以將它付印出版。當我們旅行到巴黎的時候，她們更繼續加多的寫。有的時候由我們其中的一人朗讀它，它們是極有趣而真切。特別是無雙寫的。我最喜愛那篇『吾家的二鼠』。你也喜愛嗎？每天早晨無雙都坐在她的屋裏寫點東西，當她忽然聽到一個新成語時第二天她必用在日記裏。關於如斯我知道的不很多。我願意再多告訴你一些關於無雙的事體。無雙禁止我們讀七月十四日早晨的那段日記，我想其中必定有些原故，我不明白因為假如她不許我們讀爲甚麼她不怕讓別人讀它。當有人讀到一個新的英文字時，她將會把臉藏在沙發裏。如斯寫的較少因爲她正寫中文的東西。如斯十六歲無雙十三歲。再見。

既已讀過 處世奇術

應再讀其姊妹篇

擇偶術

人生於世離不開社會與家庭
欲社會上的事業成功固不易
欲家庭間的美滿快樂尤其難
處世奇術可幫助你事業成功
擇偶術則可使你的家庭美滿

本書著者是美國著名的家庭問題研究專家
她曾為世界數千萬男女解答切身疑難問題
她今年七十歲本書是她畢生研究的總結品
未婚的男女欲得美滿適宜的伴侶不可不讀
已婚的男女欲永久諧和白頭到老不可不讀
現代女性應人手一冊現代男性尤不可不讀

美國桃樂賽迪克斯女士著 李木譯

每冊售洋九角五 京津各書店均代售

序言

(賽珍珠女士)

這並沒有特別的理由爲甚麼一個人應當介紹這三個女孩子，林如斯(Alice)林無雙(Ann)和林妹妹，給將會讀到這本書並感覺興趣的人們。第一，每個人都已曉得她們在國際上有名的父親林語堂先生，並且和他有過私交的人們也曉得她們的同樣可親的母親。因此我今介紹這三個孩子純粹是由於我自己的高興，因爲當她們住在我的家中時，她們給我那樣的愉快，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與她們談笑並扮演短的戲——總之，當她們做那些正適合她們的年齡和智慧的生活，自然的事體時。並且我尤其感覺愉快的是因爲我從未看見她們曾忘却中國人家生活的那些優美的禮節的時候。可是這幾個中國孩子們在這種禮貌的關係之下她們仍能本着自由的想像和本能或說或做。

本書中所收集的如斯和無雙寫的小文章，並有妹妹加的評註是更足以表現這種自由想像和本能。她們開始寫時是受着父親的建議，而並未想到出版。但是不久她們所做的就超過了任何的建議。這些孩子們寫時感覺到有趣，而且我們讀時也感覺有趣。大人們並沒有爲她們修改或指正，當孩子們聽說她們的稿子要拿去發表時，她們又重讀一遍，並全由她們自己加了一點修改。這當然是每個作者的權利。

讀者不久自然會看出每個孩子是用各自的方式寫的。並且實在的，如斯，無雙，妹妹三人是極不相同的。

如斯是最富中國味的，並且至少是在目下的年齡她是最主觀的最好理想的。她無一分鐘忘記她是中國人。她具有着中國人所最愛好的苗條美麗，溫柔的聲調和富深思的面貌。所有她和歐西社會的接觸似乎更使她顯出秀美的中國味。

無雙便不是這樣很重的中國味。一種堅強的個性可以從她所寫的文章中看出，一如從她的真面目上流露。無雙總會感覺到她在中國和在外國的一點不同。但她有堅強的能力去忍受。一個人將來不會驚訝從她的一雙秀目中發出真正的天才來。我有時覺得現在我就看見了。

至於小妹妹——她是怎樣呢？一個小貓，一個洋娃娃，一位沈着的小女性——不論她是甚麼，她總歸是極伶俐使我們總在捉摸不定的，時時猜想不透她。

這裏是呈現於三位中國小女孩面前的一個世界，她們用純潔無邪的眼睛來看它。但是我們從她們中可以看出比外界更多的一些事體。我們還可以看進一個簡潔可愛的家庭生活，一個作爲若干世紀來最長遠的文明基礎的中國老家庭的現代最完美的表現。

Pearl S. Buck.

吾家 Our Family

第一篇 林氏父女

我爲甚麼是我

(無雙作)

有的時候我想爲甚麼我生爲一個人，並且爲甚麼我叫林無雙，並且爲甚麼我是林語堂的女兒。

我時常奇怪爲甚麼我不生爲一個狗或一個貓或一隻象，假設我是一隻象，我將做甚麼呢？我應該是在森林裏活着，或是被鎖在中央動物園的一個籠子裏？假如我是一匹馬，我所有的環境又是甚麼？

我常常的想這些事。但沒有人能答覆我。假設我是一棵樹並有人砍去我的一個枝子，我會感覺痛嗎？還是願意它被砍去？假如我是大洋中的一條鯨魚，並且人們將我捕住我會有何種感覺而且當一個鯨魚又是甚麼滋味？

現在我是生於一個中國的家庭中，爲甚麼我不是一個德國人，或法國人，或英國人或美



國人呢？再者爲甚麼我不生爲哥倫布時代的一個野人呢？

那麼誰使我是一個女孩子？我喜歡當男孩子。又是誰能決定我應該是女子。他曉得不曉得我願意當男孩子呢？而且誰說的我應當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

那麼誰說的我應該有十個手指兩個眼睛同一張嘴等等。這些事情沒有一個人能證明它到底是怎樣做成的。現在既然我是我爲甚麼我是我？

父 親

（無雙作）

我被吩咐將我的父母和姊妹作一個素描，下邊即是。我要先從父親說起。

我的父親是一位四十四歲的人每當他遇到年歲的問題時，他就要弄不清楚的。他自己記的是中國歲數，但是當他講到我們的年歲時那就亂了。譬如我們計算中國歲數又計算美國歲數，在新年加一歲到了生日又加一歲，那等於我們一年長兩歲，因此他最後很光榮的決定我們都當中國人並以新年爲我們的生日，不管生辰喜糕是在四，五，七，八和十月間吃。

父親總說他的脚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因爲每次他從外邊散步回到家裏他總是先洗他的脚並且說道，『我的脚是世界上最乾淨的！誰的脚能比我的更乾淨？羅斯福總統？希特勒？墨索里尼？沒有人能和我比。我不相信他們每天會像我這樣洗三次或四次脚。』這是他常講

的笑話。

父親是極喜歡吃烤牛肉並且他的這種嗜好漸漸更爲衆人皆知。每次我們去到 W. R. 先生的家裏，我們必定有烤牛肉吃。

父親喜歡去小商店並到處觀覽但他却會省錢並不每次去都要買東西。

父親厭惡講演同短文章，但是他在紐約時却仍然照常寫因爲它們是有趣。

林語堂寫出驚人的書籍並且將它們讀了又讀至少夠六次。他極喜歡遊歷並且凡是值得去的地方他都去。例如巴黎，倫敦，北京，等地方可以使他寫出一部暢銷書。但是不管那個他在紐約却也寫成了一部美國的暢銷書，就在他叫做『地獄』的地方。

父親是祖父所最愛的一個兒子並且也是在他弟兄中最有成就的一個。他時常把他的幼年時的情形告訴我們。有的時候使得母親發笑。他也常常說到將來他要留起鬍鬚。他極喜好母親的頰並且每天都這樣做。父親常稱他和妹妹是孿生的一對。

父親極喜好洗澡作爲他的練習身體，他的唯一運動是散步。但是他在年輕時曾是聖約翰大學一英里賽跑的冠軍。父親彈鋼琴也很好但他却不能記熟一段樂譜。

他喜愛鄉間和山野。當他看到一座山，時常目不轉睛的看並加稱讚。父親厭惡像直竿一樣的摩天樓，他說『那是因爲它們沒有一個前部的輪廓。』

父親討厭把頭髮梳得極光並將半瓶頭油都敷上的青年男子。他喜愛深黃，厚重，不透水，擦得光亮，適足，暖和，大方頭的皮鞋。

父親永遠在講完他已講過多次的笑話之後笑，但是每次他說時那裏必有些可笑的事體而且沒有一人會聽賦的。

父親喜愛變換例如常領着全家出去吃晚飯但却不穿正式禮服，因為他討厭穿得好像一個侍者。

父親也好美。他把他戴的帶框的眼鏡換成流行的無邊框的。他曉得怎樣使他的衣服襯衫同領帶的顏色相配合。

父親的消化力真是驚人。有一次他給母親寫信說「我的胃能消化任何的東西，除了橡皮。」便我們大笑，它却也是真的，我從未聽說過父親的胃曾消化不良。夜間假如他覺得餓了他便起來煎雞蛋吃或任何他喜歡吃的。當他有病的時候他仍照常的吃那麼些，或者更能吃。他說那就是他又痊好的原因。當母親病了的時候他就奇怪為甚麼不照常的吃喝。

（爸爸在吃飯時常同我 Koi, Koi 是我們兩人把頸項碰到一處的聲音。——妹妹）

母親

（無雙作）

母親的體重約一百十三磅。我認爲這並不算多。但是母親每天却提到「胖」字七八次，當她的朋友說她顯得瘦一點的時候，母親竟不相信，反說一聲「瞎說」。母親每星期節食一次。若到了飯館裏有好東西吃母親完全把節食忘掉了却任自己的高興大吃。我認爲這樣好並且我們都希望她每天能如此。但她却不這樣做。有的時候她竟因此生病。

母親也會彈鋼琴。她所常彈的曲子都是家鄉的歌。

母親喜愛談家中的事體和我們的運氣。她願意使父親坐在一只椅子上不許看書只可吸烟聽她講述家常而不許他移動或發言。

母親有時極其高興並做出許多不尋常的事體使我們愉快。像同我們玩遊戲並坐在鞦韆上，等等。當母親生氣時她同她的怒氣整天都是極沈靜的。她們彼此不相講話直到雙方擠破了然後怒氣也消去。

父親總說母親是一位熱心腸的人而且這確是真的。母親極喜歡與別人在一起並且喜好談各種事體但永遠不倦直到她自己停止。

母親喜愛秩序和規律。在紐約當戰事發生時她每天去公事房。母親和她的朋友在公事房裏談笑。但她們也工做。

母親對待僕人極好並且每個僕人都喜歡她。

母親極嗜吃魚。不管魚是怎樣壞她也是照樣吃。有的時候當我們都不愛吃，她自己會把那條魚吃完。伺候過母親的僕人們都曉得母親愛吃魚。我明白了母親爲甚麼對魚吃不厭，因爲魚的種類很多。但是父親吃的烤牛肉却只有一種，但是他也不厭。

爲甚麼母親會如此的有名是因爲她隨着父親所做的每件事。如像她去聽父親的演講等事。

每逢父親著書時母親總是說，『不要寫的太長了，語堂，人們會不喜歡讀的。』每次她講錯了話時她要有好幾天總說『Iarp sarp kong』直到她對自己笑了。

母親常常同她的手講話。她做的時候很可笑。常常引得我們都笑起。有時當她正在工做着却毫無理由的把自己的手指交叉起來。人們說母親的手帶着福氣。有人說她將得長壽。有人說凡是經過她手任何事情都變成吉利的。因此母親對於她的手極覺自豪。她對於她的鼻子也覺得驕傲。中國人的鼻子像她的那樣長而直的還很少見。當母親不笑時，唯一的方法就是讓父親提說她的鼻子，於是她自然就笑了。

母親最怕別人說她胖。在她年輕時將要嫁給父親，祖父對抬轎子的轎夫說，須要預備一頂大的轎子因爲新娘太胖。祖父說這話並非故意。但是母親的姊妹聽見這話並轉告給母親，母親對自己却發了瘋因之在出嫁的前幾天却吃一種減瘦的藥。現在母親比以前瘦了，父親也

承認母親做新娘時是胖。

（母親是一個好人。她喜愛每個人。她是那麼熱心柔和。——妹妹）

如斯

（無雙作）

如斯是我們的大姐，第一我要描寫她長的是甚麼樣子。

父親說她的面貌具有中國的美。如斯的眼睛是亮的。她有一個圓的臉和黑的眉。

如斯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她隨時的幫母親的忙。她寫的極好，看書尤其快。有的時候她對別人太小心因之她的舉止樣子常使我們發笑。

如斯是極會修飾。她永遠曉得到甚麼季節當梳甚麼式樣的髮。她每天梳理她的頭髮約五六次。當她讀書的時候，有時她會中途忽然站起來去梳她的髮。至于她的衣服，當然她更曉得那一件應當配着那一件，並且使顏色和她的鞋子，衣服等等相調合。當她在紐約時她完全知道美國甚麼季節盛行甚麼時裝。我想這是可以說明她喜愛衣飾的了。

林如斯讀很多的書物。一本很厚的書不消一兩天她就能讀完，但現正我幾乎也能讀如此的快。

她還喜好把妹妹裝飾成她的洋娃娃，並且在她的衣服上插上扣針等飾品。她曉得帽子的快。

應當向那邊斜戴。這些事情她是全家人中唯一曉得最清楚的。雖然上邊我講了這許多但她仍是一個好孩子。她很盡力的幫助她的妹妹，她有耐心使她對一件事能夠等待很久的時間。

母親和父親都說她已長成大人了。但是她仍同她的妹妹們玩捉迷藏，但每年却只有一兩次。如斯在花園裏也同我們做遊戲。

如斯喜愛種花。她的鑑賞趣味很高她所植的花也很不壞。

如斯常對一些事體發笑，而我們却看不出可笑處，但她能看出。

如斯常常跌倒在地板上。她總常碰毀很貴重的東西如像母親的眼鏡，一個大花盆，有時摔毀一碗湯。如斯走路不很穩，她走的時候眼睛不看路。她的腳是極長且薄，但却不甚有力。當她跌倒在地上時，她却就坐在地板上並且至少要笑五分鐘。

如斯最崇拜的電影明星是洛麗塔楊，凱薩琳海萍，魯意絲倫納同柯爾門。她不准許我說這話但這確是真實。她說，『那是瞎話，無雙欺服我。不要信她假如她說那話，因為我沒有崇拜的人物。』我個人以為這並沒有壞處。但她却認為不好。相信我的話是真的，因為她在義大利的翡冷翠城會這樣講過。我敢說她喜歡沙麗鄧波甚於曼殊。因此可以證明她確有崇拜的人。可憐的如斯，她現在生我的氣了因為我說這話。

如斯常同她的朋友出門去，她同她們在一起時很有禮貌並且還有點膽怯如鼠。但在家裏

却做任何她所願做的甚至責罵她的妹妹們，但不常如此。

如斯有她的優點和缺點。她的平均分數可得八十八。她對我們是一位好姐姐。在這方面她可以得九十三分，我希望她對我給她定的分數能夠滿意。

妹妹

(無雙作)

妹妹今年是七歲半。她在義大利時曾照過一張像，父親說她在那張照片上看去像是『二十一歲』。我們聽說這話大為吃驚。但有的時候她的舉動很像三十，她做的每件事都極整潔有序。但有時她穿衣服却費一點鐘。

妹妹有時要人撫慰她並愛講嬰兒語如像『我只曉得兩個字』，『我只才一個月大』。這有時有趣，但也有時使我發怒像一隻虎。

妹妹有時是很淘氣且壞。例如，她不聽我說的任何話，由於父親和母親的鼓勵她竟很自然的這樣做並且覺得她是一個好孩子。我就恨這件事情。她對於她所收集的郵票極覺驕傲因為人們見了總是說道，『噢，你是多麼聰明。你弄的真好。』每個人都這樣說因為她小。

她弄的誠然是好。但有時她太覺驕傲甚至不許我拿或看她的集郵冊。

妹妹做其它事極整潔穩重。談到她的穩靜，如她在吃飯時僅說三四句話。

妹妹的寫字與繪畫極好。她每次所畫景物皆爲房屋與紅日，她的畫極秀美有時且優於我。她寫的字也很好，她並喜將字塗黑。

她在書上及別人寫的字上均好如此做。她從字紙裏中拾起幾張破紙，並將字母塗黑。

妹妹喜摹擬有趣之人並說某甲酷似某乙。妹妹的一個足指像某老夫人，她是一位胖太婆而妹妹之足指亦然。

姐姐如招惹她時她會怒極並將下唇檄出良久且喊道『Way Star Pit』即『Will You Stop it!』之錯讀音。她慣用壞英語表示她在發怒。

妹妹有洋娃娃四個，三大一小，她愛那最小的因爲它小。妹妹常放水於其中。她幾次努力爲它做短裙，但無一次成功。

妹妹極聰明，她曉得大人們所談之事並知其意義，她在自己談話中間常做一深呼吸。妹妹收集石頭不少，她在海灘與公園中拾得各種石頭均收集起來，她說它們如鑽石一樣的可珍貴。

妹妹若讀書或預備早課時她恆搬隻椅子坐於陽光下，然後慢慢寫其生字。

妹妹學習力甚速。她知道如何拚『Conversation及Mussolini』等字。這些生字直到現在我才會拚。

妹妹太好依賴母親。晚上她必和母親坐在一隻椅上並用小手握緊母親。

妹妹做算學時她必將算法表都喊出例如『三十二被八除得多少，多少？多少？得三，不得四，對了。』那就是因何她做事需時太久。

妹妹奏鋼琴頗好，她要人教她，假如她覺太難時她便說教習不好。

妹妹與一位她從未相談一語的人成爲好友，彼即在法國所遇之電學家，她記得他且幾乎每日都提到他。

妹妹近來遇別人與她談話時即常說『你說的是甚麼意思？』一個很簡單的事也使得她疑問。

妹妹

(如斯作)

我被吩咐將我家的五人各作一描寫。無雙已先從最長者說起，我今從最幼者即。妹妹。妹妹是極小而聰明的女孩子。她約計八歲，但看着仍像四五歲。她常做成人的舉動且談話極合禮並問如許的問題：『俄國也像德國一樣讓俄國的婦女生育那麼多的孩子嗎？』『法國是幫助英國還是幫助德國』，假如她這樣下去，我想她將成一政治家。問題如『他們怎麼造橋梁？』『火車頭怎樣動？』常使我無有辦法。時常我將題目改換或說那是很難解釋。妹

妹也很能了解，有時父母或姐姐對她說因某某理由不可做某事，她會安靜服從。但有時她明白了原因却仍想去做，她的臉色會變爲半笑半怒並問道「爲甚麼？」而在說明理由之後，她仍問「爲甚麼」直到我停止不語。

當她淘氣起來她是十分淘氣並講些淘氣與不好聽的話。當姐姐們同她發生爭執時她很會反駁。

她常是全家的消息通和傳話者。她若高興時甚麼支使她都幹，但倘你叫她做的太多，她將輕藐的拒絕一切，不論你如何誇獎她。

她奏鋼琴甚佳看書亦極快。她的縫紉，編織，同玩撲克牌的技巧尤爲驚人。

妹妹之一有趣習慣爲將她的兩手放于母親臂下。她每逢同母親坐在一起時即將手置于母親臂下。時常她也將手放在自己的臂下。此時我正可聽見她怒喊並用腳重踏地板與無雙大鬧。妹妹見陌生人時頗好羞澀面紅。當有我與無雙一人在場時她決不講英語，但她現已開始講。因她最幼故常得特別權力她並盡力享受之。

她每日清晨梳洗時極遲慢但却很整潔的將拖鞋與睡衣脫下放好，她喜在衣服上飾戴釦針等物。在她睡覺之前幾乎都由我爲她挑出應穿的衣服。她自己不會決斷所該穿的，她全聽我的主張。假如我選出一件好看的衣服而母親也首肯她便極高興並喊着「喂！好！好！」然後

安心睡去。她怕鼠和黑暗的地方，時常在走進房屋之前她拉我爲她扭開電燈然後進去做事體。朱麗亞（我們的一個堂姊妹）同她長的極相像，笑起來時尤其像所以她們說兩人是孿生姊妹。當她同朱麗亞在一起時她便對無雙和我表示敵對並說：『我們是有同樣的面貌的。』

妹妹有時裝做嬰兒態。她喜被人以嬰兒看待並像任何事都不懂，及至解說明白之後她又像大人一樣笑她自己。她常極具雄心于學習新事物，新遊戲同新字，她並且學習極快。她愛玩拚字謎，但却不常玩。在拚字謎時母親永遠是妹妹的同伴，但妹妹所做的只是代翻字母並是父母拚字時的電話機。但是她總喜歡坐在母親的身邊而對發生的有趣事體大笑。

她有一種大人的癖好卽是集郵票。去年夏天父親買了一本講郵票的書爲她消遣餘暇。我們對它無大興趣，但妹妹甚愛漸漸該書成爲她之所有及她的奇癖。現在她集有一千多張郵票。最有趣的是她能辨認出羅馬尼亞同比利時兩國的郵票。我想她所知道的國名比我知道的還多。自此以後父親指教她關於郵票的事體她永遠極感興趣。前天晚上我們接到朋友從蘇俄來的一封信，上邊有三張航空郵票。妹妹見之狂喜，並在吃晚飯時極愉快的大談其話爲往常所罕見。

妹妹有很多洋娃娃。最大最好看的一個是我們在大西洋城某商店贏的那個囡囡叫巴巴拉，和她最心愛的橡皮人。這個橡皮人是一九三五年的聖誕節母親爲她買的，而且因爲柔軟有

趣乃成爲妹妹的心愛物。橡皮人的頭部可以取下來。妹妹常替它洗澡並將頭取下倒水出來。妹妹常獨自與她的洋娃娃玩耍，爲它們換衣服並將髒的洗淨，她喜玩水甚至在冬季亦然，有時她因無事可做就去洗髒手巾，有的並不甚髒却洗着玩。她喜愛力士皂片並將它們弄成無數的泡。

（現在我有八個大洋娃娃及三個小的。我有兩個墨西哥的洋娃娃是朱麗亞送給我的。橡皮人的胃真大。——妹妹）

無雙

（如斯作）

無雙是一個伶俐的女孩子並且自從她在中國是一個小女孩時就很有美國味，直爽不甚沉靜而活潑。她現在已過了十二歲；有時舉動像十二歲又有時像十歲。當她要是好的時候真是好極而當她淘氣時也真淘氣。她做事常極認真，假如我們有了一種新遊戲法，她常要一天玩兩三次。假如我同她玩那種遊戲已夠五次，她會還說再玩一回。

她在我們三姊妹中常是最喜冒險的。諸如爬高樹或拿可怕的蟲類，但她却極怕貓。你應當注意她的面部表情當她如像鼠一樣見着貓時的驚懼。她爲甚麼如此怕的因原是曾有一次看見一窠新生出來的小貓，並從那時起她變成極其怕貓。

無雙在她的同學之中極爲羞澀。若有我們在一起時，但在別的時候我不能曉得；我想她必也是同樣的羞怯。她會請過她的美國同學兩次並且在客人未來之前她央求我領導一些公眾遊戲並多同她們談話。我說那是她約的約會但她却懇求我做主人。我不願做。她常說，『讓我做一個遊戲。』客人們將說：『甚麼遊戲呢？』于是她會看着我並用中國話告訴我代爲解釋。我說她應當解說但她却仍不說話並看着我同時使客人們靜寂約一分多鐘；于是我被迫不得不說。

有的時候她從學校回來敘說同學戲弄她並使她惱怒難忍。母親便說『爲甚麼你不報復她們呢？』無雙不會，且不發一言而有時却遷怒到妹妹同我。

無雙時常很快活並取笑我或妹妹講錯了的某句話。在初取笑時她總是勝利的並且隨後我倘不答話，她的取笑也就歸失敗。隨後我再反來取笑她一句而且時常她會由取笑變成惱怒並停半小時不講話。

她喜愛彈鋼琴並且她的手指極有力。她學習同記憶都很快，她現在有七八個曲子都能完全記得。她彈的多是些四分之四的進行曲。她不喜歡流俗的曲子。

無雙願意做一個教員。因爲她還年輕她先願教妹妹算學。她常是一個好教師，但有時妹妹不懂自己的功課或回答遲慢時她便怒叱妹妹並令她將書本拿回。無雙本人是個勤奮的女孩。

子。她時常預備功課到深夜；父親常說她不要再預備了，但她却仍不停。她喜愛去看電影同戲，每逢父親或母親提議大家去看某個電影時，她的臉上便現出極愉快的樣子。無論何時她被允許去看電影，她總是歡迎的。

無雙發明些極有趣的字和名稱。有的很有趣有的太不佳致使母親也不喜歡。有的變成很普遍以至全家每個人都使用。中國和美國的來訪者都不懂那些字的意思，除非加以解釋。它們有時說來是很便利。

我喜愛看她作戶外運動。她永遠對一切事物都感到奇怪的。她的最美的表情是當她高興活潑並帶一點淘氣時。她的笑話常使全家都歡樂起來。她記英文成語極快，並且能用在極恰當的地方。

母親

(如斯作)

母親是一位奇異的人她並且永遠是被她的家人和朋友們贊稱喜愛。她對待女僕同下人極仁厚並極好與他們談話這是父親從來不做的。當要給賞錢時她會在幾天頭裏說不應太寬縱了，免得學壞，但到了賞錢時母親使我把她的皮包拿來，却給女僕們多過曾說給的數目一倍半。那可以表示她的寬厚。

每逢朋友們來我家或一同去飯館吃飯，母親極會招待客人，並注意他們是否不客氣的把碟子裏的菜都吃光。時常她自己却未暇吃飽。每逢客人來我家就必得留下吃飯，母親永遠是預備很美味的好菜，並有時豐富得決吃不了。客人永遠是吃得極滿意。母親看着客人的食量大也高興，雖然她自己還在餓着，那可以表示她的誠懇。

母親是極誠實，父親時常說假話，如像他丟了錢夾等慌言。她時常真切的信以為實，然後父親却笑了。她會說：『玩皮的孩子欺騙我』那足以表示她的誠實。

她時常很忙累的幫助女僕做飯和洗衣。她做些大可以使女僕做的事，但她却甘願去做。母親把全家人的外衣刷淨不送給外邊去刷。父親對她做的這些事很加贊許。

然而當我們盡興享樂時母親却不願意去得一點真的享樂。她在看罷一次電影或吃過一頓好飯之後極覺高興。

母親在飲食同看顧孩子上永遠擇安全的方面。她寧願守在家裏看着她的孩子，而不肯將孩子委諸女僕同父親出去玩。她說假如她同父親出去而心上總想念着她的孩子們，她便不會感到出遊的樂趣。我們對她的這件事極感佩服。

有一次的星期末，我們去無錫遊玩，未帶妹妹，那時妹妹四歲，雖然有王媽看着極安全，母親的心却不能忘掉妹妹。因之我們不曾住宿那天又乘夜車返家。她極度愉快的將妹妹

抱在懷裏。

母親極喜歡同父親或我們或她的姪女談說瑣事。她極感興趣，但時常因為談得太多，太興奮之後，她會感覺頭痛。全家的人都很喜歡聽她講做閨女時代的故事，同她們怎樣過舊年除夕。

母親並無吸煙的習慣但在吃完飯以後却歡迎吸一兩支煙。她當剪裁或做重工作時慣使左手，然我們若用左手拿針時她會立刻令我們改換過來。她的書法清秀工整，不像許多人潦草亂畫。

母親的性情有時很快並且她若高聲講話時聲音傳得很遠。若遇有人無禮貌的對待她或同她講話時母親總不能找出一句話反駁。過後她會很生氣並永遠後悔她不會用話反駁。但過後她再遇見那個無禮的人時她會又像對待客人一樣的待她或他。我們總同母親說她應當更厲害一點但她卻不會做。母親時常提醒父親的小事體如像理髮，洗澡等等。父親不喜歡那些瑣事尤其理髮。他時常是爲了母親而去理髮。母親就像對待她的大孩子一般的對待父親；常會一聲不響的倒許多牛奶在父親的杯子裏並願意父親全未留意的喝下。父親時常發覺了，便或是倒回或按着母親的意思全喝了。

我們三個孩子和父親總常做些有趣和幼稚的事情玩而母親永遠是家中最年長的人，告訴

我們留心地毯或是桌椅。

有一忽兒的時候母親很樂意玩並贊成我們隨便做任何事體。

母親喜好買鞋子並且她把各式各樣的鞋襪都先買下。她說道「腳是美麗的基礎。」當我們在紐約時她除了買鞋襪之外很少買別的東西因為她的衣服都是在在國內做的。在五十七號街上有許多鞋店，她能站在那裏看各式的鞋過很久的時候。她有一雙小而美的腳；她的腿亦美。她有很多雙鞋都是很好看的。

（媽媽喜愛她的筆直的鼻子並且很覺傲驕。——妹妹）

父親

（如斯作）

父親是一位極有趣的人。他無論到那裏對自己都很自如。他同任何人都極家常。

當父親工作時他極鄭重嚴肅，他有一間書房並且他若寫作時總是將房門關上，這在一位作家固係很自然的事體。父親很少讀小說這是很奇怪的，他常讀論文，哲學及科學的書。他若真讀一本小说時永遠是爲某原因而讀。現在他很常讀小說了因爲他自己在寫一本小说。父親每讀到一個巧妙的句子他的臉上就露出愉快之色，並且若是讀到很有趣的一段時他會大笑起來這是我從來不能的，父親在閒暇時是我們的孩子頭，父親常領頭做遊戲並爲我們創新遊

戲法並常像一位大哥般的同我們玩，他喜歡講笑話趣談並喜好打趣母親。

父親很嗜飲茶吸烟。他說可惜他不能享受飲酒的樂趣因為他不曉得飲酒到底有何趣味。早晨在他的書桌上必放有一壺茶一只茶盃。他在起始寫作之前必先飲茶吸烟斗。

父親很喜愛旅行。他喜歡去新地方並從那裏發現些甚麼。尤其好的是他能享受中國同外國城市和鄉間所享的不同娛樂。他永遠對於看一部好電影或在松樹下邊睡一覺同樣感覺興趣。父親總常對我們談北京因為那裏既是城市又似鄉間。父親憎惡上海因為那裏既無山也無曠地，但他却在那裏住了十年。

父親對於我們的教育極關心。有時在散步時他會對我們講關於『人類』或是『折光』等問題，並且當他講的時候他總是極有耐心。

父親很愛母親並且母親對父親也是如此。有時父親去代推埃城或芝加哥城去作巡遊演說須時三日。他們彼此很覺想念——我們也是如此。

父親寫文章時永遠像是他的日常談話一樣。他慣用簡單優美，清楚的英文。他時常在早晨口述一篇文章使書記錄下。父親有幾位中國朋友是他極看重的。他們都是學者。父親同他的朋友常出遊去尋訪古代佳人的墳墓或去會某詩人的故里。

當父親寫作時

(無雙作)

按照我的標準父親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或者我是有點吹噓。當父親寫作時全家的整個態度都像他自己的而且無一人敢擾亂他除了街上叫喊的小販。看他寫作真正是值得一觀。當你進到他的書房那裏只是一個簡單而安適的所在。四週都是書架在極僻靜的角落裏放着他的書桌——永遠是整潔的。他寫作時常常是將書房的門閉上，如我業已說過無人敢去擾亂他，並且當他寫作完畢之後，你可以望見烟像雲一樣泛在空氣中並發出烟斗的氣味。那時你可以看見在書桌的中間放着一疊的稿紙旁邊是他方寫完的文稿。桌子上邊只放着幾本他愛讀的書和鋼筆，鉛筆及他所喜愛的一只放大鏡。煙灰盤裏當是裝滿了並且書桌下邊還落着一些烟灰同火柴棒。

母親有時因為很必要的事敢推開他的書房門，但每逢門推開後我們只敢從門縫偷窺一下，並且父親正在寫作時從不抬頭看進來的是誰，但他却曉得是誰進來了。

他的文章多半都是當他真正安靜的睡在床上時計劃好了的，並且母親只敢輕輕的翻她看着的書頁。他睡下禱思還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在屋裏的燈光都熄滅之後，他會坐起來下床走到窗前從窗子向外望，只有一件東西我們能看見的就是他吸的煙斗中的一塊紅光。他坐在那

裏，極安靜的直坐，到把一切都想妥了，但這種情形不常有。

有時候你可以看見父親在寫作面帶笑容，他對我們說那是寫的得意表現。父親說過，一個人帶着滿面愁苦寫出的東西一定不好，因為作者自己既然憎惡他所寫的則讀者怎能對之感興趣呢？

當父親雇用一位書記時的情形就另一樣了。女書記坐在椅子上同時父親兩手插進衣袋裏，來回的一邊走一邊口述他的文句，你在鄰近屋裏所唯一能聽的只是打字機的聲韻；父親有時把他的腳放到窗台上或任何距他坐近的地方，因為他說他若坐得筆直像一個小學生豈不可笑，而且那樣也不舒服。

以上是父親寫成一本書的情形！

母親堅持用牙膏

（無雙作）

母親喜好清潔同規律。父親不管這許多却做他認為是對的事體。

有一晚上我正在要去睡時，母親說道，『無雙，記住用你的牙膏，把你的牙齒刷淨』，於是爭執開始。父親說『不，無雙，牙膏沒有用處。只須弄一杯水漱漱你的口，那樣就夠了。不要用你的牙刷』。

『不，語堂，』母親說，『你必須讓孩子用牙膏刷牙。無雙，不要聽你父親講的。現在就刷去。』『噢，你曉得科學家證明一個人不必用牙膏嗎？你所當做的只是吃的東西要對了』，父親反駁說。但是母親說她知道並告訴我至少須用鹽水漱口。父親笑了並說道，『我明天去找牙醫生驗我的牙齒。我已經五年不用牙刷了僅用水漱漱口。我還去以前找過的那位牙醫生看看到底我的牙齒是否不如以前。』母親沒有辦法，但她却說『看看現在你的牙齒。看你吸烟把牙齒都薰黑了。』父親說他每年找牙醫士刷洗一次。母親結束爭執道，『無雙，天晚了，快去刷牙刷牙同牙膏刷你的牙。晚安。』于是我按照母親的話做完睡去父親却覺失望。但第二天他未去找牙醫生。

父親的癖好

(無雙作)

在某一些時候我以為父親恰同我們一樣，是個小孩子。他有許多癖好，諸如玩洋蠟燭，把我們的書塗上許多顏色，及其它事體。普通男人們所有的癖好他也有。

第一件，無疑的，是吸烟。父親每天凡在醒着的時間內幾乎都吸烟，甚至睡在床上時也吸。他說假如他不吸烟就想不出任何事體來。有一次父親忘記帶烟斗，他說他的兩手感覺空虛和鬆懶，因為他沒有東西可拿。父親若進到一個百貨商店，而那商店不許他吸烟，父親說

他下一次再不進那商店的門。

第二件是父親的茶。他也說他每天早晨即需要飲茶，那樣他才能寫作。有時候茶不夠熱，父親將會喝一口並說道，『噢，碟子裏的水，半熱半冷，把它拿走！』父親堅持須專用一只壺煮開水。假如茶裏邊有牛肉茶的滋味在，那當然是不好喝。父親將會立刻令換一只壺煮沏茶的水。

父親的另一種癖好是散步，他平常是走的很快。每當全家人一同出外時父親總是走在最前。母親走的慢。因此父親總是和我一同走。母親同如斯一齊走，妹妹也總是跟着母親走。每逢母親穿了水獺皮外衣出門時，父親便和她在一齊走。『因為』，父親講『人們會輕視我假如我不同你走在一起。而且假如我同你在一處走，他們會說，他的太太穿水獺皮外衣，那末他必定很闊氣！』因此幾乎成了一條規律就是假如母親穿了她的水獺皮衣，父親便會同她在一齊走的。

談到父親常同我們一塊玩的事物，種類很多。其一是化蠟燭。我們用化軟的蠟做成許多人面，馬，房子，及其它東西，這個玩藝很有趣。父的買來許多不同顏色的蠟燭我們用它做成許多東西。有一次母親住醫院時，父親爲她做了一個蠟像。做得很像她。我們不久又做起盒子，顏色是那樣美我們遂用一只蠟盒子盛郵票。

父親還有許多別的癖好，可是我不能在此將它們全部都寫出來。

父親的癖好

（如斯作）

父親的癖好不多。那些却都是極有趣。第一件是融蠟燭。

在蘇州的一隻畫舫中我們玩自己想出來的各種遊戲，我們在一只小橡木桌子上放着一些蠟燭，父親打算把蠟化軟了做成一隻鴨，鴨子做成了但極粗製。我們對此很具熱心。當我們的星期日玩罷回到上海，我們買了各種顏色的蠟。我們化一種顏色的蠟在一塊玻璃上俾使它在切成形象之後很光滑，等到蠟軟化得正好切而還餘一點硬度可以站住時，我們用一把快刀將它切成房子，人或樹。等到切成的乾硬之後我們再拿一種顏色的就在房子或樹的旁邊照前法又切成別的物品。等到都弄好之後我們用刀面將它慢慢從玻璃上弄下來。我們對於這種新發明的手藝極其高興。弄這個也很需要一種技巧。父親永遠喜歡做這玩藝並且很覺驕傲地拿給他的朋友們看。有一位朋友也學着做，她做出的成績遠比我們的好。等到我們來在紐約我們仍繼續用蠟做各種物品消遣，但是我們却不高興清除餘蠟，因為粘在桌子上的蠟很難弄下來。

父親還有收集留聲機唱片的癖好。他喜愛好的音樂常常聽了再聽。他大約有一百八十張

片子。吃罷晚飯以後他便在壁爐前邊靜聽幾張好音樂，把全屋的燈都熄滅，只餘壁爐裏的柴木的火光。

父親還喜好到鄉間散步。在一個空氣新鮮的清晨，或穿了膠皮鞋在小雨中走，或是吸着烟斗在樹林子裏閑遊。

父親在半夜進食

(無雙作)

父親很喜好在半夜吃東西。母親時常笑他。

有一次他覺得餓了遂炒了五個雞蛋又吃了兩塊餅乾。又有一次也吃了四塊餅乾。並且還有許多次都在半夜起來吃。

父親說，『昨夜我覺得很餓我並且想了十分鐘之久應否起來，但我覺得假如起來吃頗不好意思，但假如不吃我却又睡不著。』因此他穿衣起來到餐室去吃。母親暗笑着把此事都告訴給我們。

『好可憐，我覺得好一些了，但仍有一點餓』，父親說：母親永遠是喜歡看他吃東西。但却也常笑他。時常到我清早起來看見父親床邊的桌子上放着橘子和梨，等等。

有時在半夜你會聽見廚房裏有響聲。你幾乎可以確切曉得那是誰。

我以為餓是父親的難關。他憎惡在八點或更晚一些吃晚飯。他若被請在八點吃飯他便先同我們吃了然後再去。

我羨慕做父親的一件事體就是他隨時可以吃炒雞蛋，並且炒出來的總比我們大家一同吃時滋味香，父親還有去鋪子裏買各樣糖果的特權，但我們沒有。

父親的泥馬

(無雙作)

某天父親買了一匣泥土帶回家來。他說他打算做一只泥馬，不久他即開始做起。

每天當他寫文章倦了時，他正在寫『生活的藝術』那本書，他就拿起泥土來做，最後完成了了一只馬。

父親弄一塊泥土先打算做個馬頭，做成了不很像，但他說那僅是一個粗裝的模型等到全做成之後，他將加以最後的精修。用了好幾週的工夫全部完成了。父親說現在他要做些拿手的工作了。

在起初父親曾想放棄不做的，因為做的不佳。馬的鼻子橫斜，馬腿也站不穩。身子也不像一個馬的身子。因此那只馬就在父親的桌子上放了一星期多，但是父親在疲倦時感覺開得無事做，不久于是那只泥馬又到了父親的手裏。父親常出去看一匹鐵馬的鑄像俾可以取得馬

身各部的比例，于是那只泥馬稍被改善但仍不甚佳，父親去到一家酒店的窗子外邊細看酒瓶上的『白馬』商標。因此他的泥馬漸像真的了。父親要求我們加以批評。

我們都說馬鼻子的地位不很對並且一隻眼比另一隻眼低，父親弄一點泥將那隻眼塗平再做一隻較高一點的，馬鼻子也改正了現在各部分都恰好了。父親說他要將馬的外形加以修飾。終於有一天父親對他製的馬滿意了。於是他動手把馬身子塗上顏色，用的是古銅色，父親的每次塗顏色都染得很髒，但每到他對書記口述文章時却又都乾淨了。不到一個星期那只泥馬乾了並很驕傲威風的站在客廳的桌子上。

某天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父親對此種客人很頭疼。因此他藉故說正有事忙並走回他自己的屋裏，把門關上，他就可以自由做任何事。因此他又拿起泥馬來並將它塗成金色的，他還將自己的指紋印上，表明確是林語堂做的。他並且將他的名字同日期都寫在泥托上。因此古銅色的馬又變成了金色的。

到了二月五日，那只馬和別的東西一同裝入了箱子裏。渡過大西洋行經義大利，到了門頓城才又將它取出來。馬的腿都擠碎了。

父親將它們又黏在一起。那只金色馬又完好如初。某天它站在壁爐架上，有人不慎將它碰下來於是那莊嚴的馬跌倒了。當我們將去巴黎時父親心上不能決定那只泥馬的壽命是否就

此終結。但是母親決斷說把它投入廢紙筐裏。因此那只泥馬雖帶着了父親的指印也同一切廢紙等物拋却了。

父親同他的飲食

(無雙作)

父親的嗜吃烤牛肉我想已是很有名的了。他的胃的消化力極健。父親却很怕冷的食物。每頓飯後他不吃水果。在咖啡館裏他以咖啡或茶來代替。關於父親曾生病的故事說來很長。父親的食量特佳，甚至在他在病了的時候反比平日能吃多一倍的東西。他不是那種其實是正餓却客氣地說「我甚麼也不要吃」的人。今天早晨父親還喚我拿給他兩個梨。「那就是我怎樣會好了的，」他說「就是多吃東西。」母親的意見說是因為父親對任何事都不嚴重的放在心上，所以他能吃的多。父親却也不像我此刻描寫的那樣貪吃。假如你醒來看見一盤橘子皮之類的東西，你能以斷定那不是母親吃剩的。

母親在未漱口之前決不吃一點東西。但是父親遇到忙時常不漱口。父親何以如此能吃一半是因為母親，每遇父親有一點小病她就極關心他。有一半吃的東西是父親並未要吃母親却拿給他。其餘是父親自己的意思。假如父親說「牛肉湯味道很美」意思就是他業已想吃了。父親的胃很奇特。雖然他吃的全是好東西，但却從不發胖。那就是何以母親願意自己減瘦和

父親平均一點。但其實母親比着美國女子並不算胖。卽和中國女子比也不胖。父親從不像偷着吸烟的學生們把烟都吞進腹內。

父親的童年

(無雙作)

這確很有趣，一位牧師的兒子竟能將『生活的藝術』寫成一本書。父親尚在很幼時曾對祖父說『我將來要做一本書使全世界的人都曉得我』，這件願望果已成爲事實。父親生於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他在兄弟羣中行五。並且是從最幼的數起他是第二。父親有一晚上嘴含着烟斗講給我們這整個的故事。

他十歲時同哥哥們去上學。父親說在他幼時並不以爲讀書是一件好事，因爲它太容易。有一次他們將考試父親一點也不預備反約一個朋友去釣魚玩。第二天父親考的很好但那個可憐的朋友却答不出。

到夏天他們常穿足指都露出來了的破鞋子並踢木球，並且不洗手就去吃飯。有時他們甚至夜間去先生的桌子裏偷看第二天要考的試題，俾照那題目預備。並且第二天先生很奇怪何以學生們考的都很好。所有這些事體都發生在父親的童年時代。父親說他最覺愉快的一剎是當在學校住了一年未見祖母等回到了家門口便高聲喚祖母並跑着投向她的懷裏。有的時候因

爲船走的慢他們愉快高興得不能等待便上岸跑着回家。父親說還有一種方法就是一聲不響的回到家進去藏起等到祖母走過時他便突然跑出抱住祖母。因此父親說他們常在思想使用那一種回家的方法。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在船行至中途的一站時人們都在那裏吃豬肝湯或炒麪，每盤都是一角錢並且全很好吃。他們這時實在需要決定到底吃那一樣是好。假如我是父親我將吃炒麪。

講到父親在學校時他們每星期可以花費一分錢。父親花費得很正當。母親認爲父親那時比現在是一個更好的孩子。因爲父親花那一分錢的一部分去理髮！試想像父親無任何人的催促自己去進理髮店！

父親從中學畢業後祖父送他去上海入聖約翰大學。父親當時懂得書籍的重要並且是一個很用功的好學生。於是他每年都得功課優等的金質獎章直到他自己放棄俾使別人也有得獎的機會。據說父親在中文班上是最淘氣的學生。但是父親解釋說是因爲那位國文教員的頭腦太舊了，他說從中國可以坐汽車一直到美國，學生們都看不起他。父親帶着英文書上中文班在教員講國文時他却私下讀英文。曾有一個時期父親想學習將來當牧師去傳教直到牧師長對他說最好不要當清苦的牧師，同時也因爲父親愈多讀聖經愈不相信聖經。他說他從來不預備聖經那門課程，但當教聖經的牧師長問到他聖經中的故事時，他便臨時猜想。有時他猜對了，

但有時他却造出非聖經上所有的故事。

最後父親從大學畢業並同母親訂婚。父親使母親等候了四年之久才娶她直使母親等得無耐會對她自己說道：「這個語堂，他同我訂婚已四年之久，但他爲甚麼不來娶我？」

終於在一九一九年他們舉行婚禮。但我很失望當我後來要他們的結婚照片時母親說道，「我們到是照過像片的，但曾把像片交給語堂的一個兄長，他放在了一個有破洞的衣裝裏像片竟全都丟失了。」我聽罷這話異常懷喪但我可以想像出那照片的樣子。

結婚之後他們同去美國讀書。父親入哈佛大學並且每種功課都得A。後來他們又去德國讀書。他們住在一家寄宿舍裏。母親對我們講有一天他們把應洗的衣服袋拿出要洗滌時却發現有一條長尾巴露在布袋口外父親拉出來看時竟是一個活的大老鼠！母親看見那長尾巴怕極，父親忙把它拋到室外去。

母親在德國時曾因患闌尾炎入醫院。那時他們很窮。當母親進醫院那天他們衣袋裏只餘了十三元錢，父親每天只吃五分錢一袋的燕麥麵，後來他向中國打電報索款。

有一天母親去見醫生據醫生云她將來或者不能生育了。你可以想像母親聞聽此話如何痛哭，雖然我不曾看見。但後來母親在德國生如斯時父親說道：「我們最好回國吧，因爲如斯或將變成德國人。」因此他們買了船票。他們要上船的當天正是父親去應博士學位考試。母

親極担心假如父親考不及格他們將怎麼辦？父親對母親說假如別的人能及格爲甚麼他就不能？終於到了十二點，母親在街口呆着看見教授同父親走來並且說父親不但及格了而且成績還特優！母親歡喜極了，她竟然在街上吻了父親。於是他們登船回國。他們到了廈門而如斯在五月六日就抱出來了，並且每天下午要大哭一陣幾成了習慣直使祖父發怒。我是在北京生的，並且母親說我是在那醫院同生的十八個嬰兒中最胖的一個。後來在上海住時妹妹出世，一九三六年我們來美國，寫此篇時我們正在法國。

（但是假如我是一九三六年生人，此時才只有兩歲。——妹妹）

當父親去演說時

（無雙作）

父親常去俱樂部或禮堂等處演說。假如演說是有酬金的他便稍覺高興，但仍不免憎惡。我時常想他怎能寫得如此的快。假如約定的時間是晚八點他並不在一個星期之前坐在書房裏開始預備，他只在五點半時出去散步，回來之後洗一次腳，到七點鐘他坐在書桌前邊思想一會然後閉上門將演說綱要用打字機打出來，到八點他已預備妥當。同時母親也準備好了一同出去。

有一次我們在「胡佛總統號」輪船上時，人們請父親演說。因爲是在船上所以我們小孩

子也可以隨便去聽。船上的許多侍者也都來了並且侍候父親飯菜時很覺驕傲。當他站起來講話時許多人都望着我們，這使得我們感覺有點不自在。當他講畢人們都鼓掌但母親却囑咐我們不要鼓掌，因為他是我們的父親自家人不應當表示太自豪。因此母親在當場決不鼓掌但回到家中却稱讚他。

每當我們聽父親演說時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有時他談到一些嚴肅的事體他的臉就會發紅像是表示父親很有君子風。他上台演說從無心懼不安或其它情形。父親腦子裏必是有些總無休止的東西在。人們時常預先不通知他就請他演說，而父親却隨時都能講下去不停止。

時常在父親將要出去演說之前母親先走進他的書房柔聲的說道，「語堂，梳梳你的頭髮，」父親於是笑一笑取過梳子來。有時他在吃着飯思索常會吃了一半就站起去打字。有時使人感覺頭暈因為他從餐廳踱到書房又從書房踱回餐廳往返不止。父親是一位如此奇怪的人。

你需要去理髮，語堂

(無雙作)

母親：語堂你應當去理髮了。

父親：不！它是正好。我從未看見像我這樣整潔的人。

母親：但它已是太長了。你到鏡子前邊看看。

父親：好你來看？它並不算太長。我是一位太整潔的作家了。

母親：語堂，你自己應當曉得頭髮太長了。

父親：但是我兩個禮拜以前才理的髮。我非到自己覺得它太長時決不去理髮的。我是四十三歲的大人。

母親：四十三歲是四十三歲，但你的頭髮是太長。

父親：我將要把頭髮留得長如某先生，也同他一樣不用頭水，每天也不梳它。

母親：請你聽我的話。明天晚上你要去演說的。我將感覺慚愧你帶着這樣的長頭髮登台。

父親：而且我也將覺慚愧使聽衆看見林語堂的頭髮是如此整潔。

母親：穿上你的大衣。八十四號街上就有一家理髮館。距此很近。

父親：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去照顧一次。

次日

母親：你打算去理髮館嗎？

父親：不，我要預備我的演說稿。

母親：別，你吃完午飯去吧。

父親：噢！我吃完午飯要睡一會。

母親：那麼你下午散步時去吧。

父親：求求你，我並不是你的兒子。

母親：但你是的。

父親：但我並不是。

母親：現在，語堂，不要爭辯。去吧。

父親：爲了和氣起見我就去。

母親：噢，是的，你是對的。不要忘記讓他們給你洗頭。並且告訴他們爲你剪去半寸。

父親：好啦，哼。

母親：謝謝你。

父親同他的烟斗

(無雙作)

父親用的那個烟斗可以用它做任何事。第一當然他用它吸烟。那裝烟葉的圓烟斗子可以用作擦他的鼻子。那一端總是熱的因爲那裏邊的烟葉在燃着。父親的鼻子總在出着油質，而那熱的烟斗擦在鼻子上是那般滑。因此父親常用那烟斗擦鼻子。所以那個烟斗子上沾滿了父親鼻子上的油。含在嘴裏吸的那一端他常用來指事物。他用它指菜單並且還用來敲椅子上的

釘子。那只烟斗每天都通淨一次。烟葉油總是黑而有氣味的。有時父親不留心，烟油會吸到他的嘴裏，隨後他說，油味辣極並趕緊向街上的角落吐出那烟油子。

父親說沒有他的烟斗他不能做任何事體。遇到他將烟斗放在別處或忘記置在何地時他便任何事也不能做只在滿屋裏走並喊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那裏？烟斗，烟斗。』他總會找得到。然後笑着並感覺滿意。父親對於他的烟斗愛之如狂。他說，『我在一點鐘以前裝滿的這烟斗而直到現在竟還未吸它。』然後等到他有工夫吸的時候他又要說道，『現在！我可以做一件事嗎？吸我的烟斗？』總是這樣問一句。但尙未等到我們答話時他却已經吸着了。

父親取笑母親

(無雙作)

『噢！哼，我的皮夾——』父親苦着臉說。母親曉得甚麼事又發生了。她仍然裝作歡喜但她的心却感到頹喪並說道，『你把它丟了。』『我的皮夾，』父親又喊一次，『我的皮夾。』母親斷定父親的皮夾是遺失了。父親仍在不住的喊，『我的皮夾，我的皮夾』，隨後忽然變作半笑臉說，『哼，我的皮夾不會放在新衣服的口袋裏。』『語堂，你要笑我已經有十八年了。』當然母親歡喜，父親的皮夾並未遺失。父親大笑並說道，『你看這皮夾實在太大

了口袋裝不下。」『現在該是出去的時候了。』於是父親穿衣出門而去。

『啊哈！』母親說道，『誰的烟葉袋忘記在這裏了！』父親走出時我們都笑了並且一齊說，『誰把烟葉袋忘記拿了。』過一會父親回來並說道，『我忘記了一點東西不是很容易就找到嗎？』『甚麼？』母親說。『噢我一定是丟失了。』父親說。母親望着我們笑。我把烟袋背在身後時母親又問一句『甚麼？』父親說道『我的烟葉袋。我把它丟了。』『語堂，你這大孩子，你總丟東西。你放在甚麼地方了？』『我不曉得，』父親喊着說。隨後我們都笑了。當我把袋子拿出舉到他的面前時，他說道，『是，是，是！我不知道。』父親從我手裏拿回之後立刻裝上他的烟斗。

我的名字的小史

(無雙作)

我的本名並不是「ANDY」而是林無雙。我們來到美國之後父親決意叫我「阿娜」因為外國人不會把我的中國名字拼對了以至每一個人喚出我的名字時是一種音。

父親同母親怎樣喚我「阿娜」已非最近的事，因為這是我的乳名。母親總愛給我們取一個奇怪的乳名。他們叫我「阿娜」的原因還是當我們在北京住時有一天我去公園玩。我正坐着時有一個外國小孩向我走來嘴裏並喊着「No, no, no, no」我那時還不明白是甚麼意思，但我却

也學着喊道『No, no, no, no, no.』等回到家來我天天不忘喊着『no, no, no, no, no.』因此母親就喚我『Ano』因為中國人常在名字之前加上一個『阿』字。在美國有些人叫我『Anor』所以我在來到美國之前很久就叫『Ano』但是我的名字還未完成，末尾的『r』尙未添上。因此這個『R』的歷史是來到美國以後才添加的。一個外國人問父親我們三人叫甚麼名字，父親告訴他說叫『Adet-Ano-R-Meimej』因為父親覺得『Ano』念着不甚好聽所以末後順嘴讀出R的音來。

於是我的名字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造成並且至此算是完成了，但是我希望將來隨時或又有字母加添上去。

我不很喜歡『Anor』這個名字，因它既非中國名字也非外國名字。但是我寧願就用這個却不想取一個外國女子的名字如像 Rose, Violet, 瑪麗，瑪格瑞，利麗，愛麗絲等等。我請問你假如叫父親爲喬治林，瑞查林，狄克林，賈爾斯林，甚或愛德華林，豈不有點奇怪？

許多人見了父親說『語堂先生，你好；語堂太太，你也好？』我們聽了便暗笑，因爲外國人不懂得我們是把姓放在頭裏。

假如有人不能將我的中國名字的發音念對了，最好還是叫我『阿娜』（譯者按，姑以『阿娜』名『Anor』『亞黛』名『Adet』，林小姐以爲然否？）但是我決不願以『露絲』或『

白蒂』等爲名。

中國人的名字都有意義，此爲西洋所無。『無雙』者蓋世無二之謂也，換言之卽『唯一』也。

吾家的一鼠

(無雙作)

我曉得談我們屋裏的老鼠並非很體面之事。但有趣的是看林語堂怎樣捕一隻鼠！

美國的住房中竟也有老鼠！哈，在美國我們却須自己捕鼠。這是一所許久未曾修葺的老房子。

突然一聲尖銳的叫喊隨之有一個帶長尾巴的黑色玩藝從客廳跑過。『呀，一個大耗子！』妹妹大聲喊並且果然是的！

『爸，爸，這屋裏有一只耗子！』我們全對了父親喊道。這時父親忙從他的椅子上立起，放下烟斗跑來尋找。『一隻老鼠！老鼠，已經跑到媽的房間去了！』

於是父親拿起掃帚柄同爐子的通條便跑進屋裏去。他先關上所有的門然後問道誰敢隨他去幫忙打老鼠？如斯當然是不能去因爲到此刻她只有『笑』個不停。妹妹和母親向極怕鼠，因此剩下的只有我一個。我對於這種冒險頗有興趣，於是我赶忙跑進去關上門。我們二人在

屋裏尋找老鼠的蹤跡父親用棍子打地板吓嚇它。

她們三人聽見屋裏的響聲而我們却聽見她們在外邊笑；喊，頓足。現在我們到底看出那隻鼠的影子了沒有呢？我應當說沒有。但是它往那裏去了呢？因此我們很覺失望地到處搜尋。啊，它跑到洗澡房裏去了！因此捕鼠的勇士吩咐我不用進去因為房內地方太仄。於是他又把洗澡房的門也關上那隻鼠大約沒有多少地方可藏了，但是父親在裏却做出很大的響聲。是的，他確是如此。

畢竟一隻鼠只是一隻鼠而父親是父親並且一棍下去老鼠的頭被父親打中了。

我捉住它了，我捉住它了，『父親且跳且喊，那隻鼠用棍子挑着。我們全都笑父親跳舞的姿式，因為他摹擬無線電城的舞女跳的樣子。一隻腳提起一隻腳着地，一隻手插在腰間另一隻手舉着他的敵人。』

『我們把它拋到何處呢？』妹妹急切地問。母親安然答道，『自然是拋進抽水蒸桶裏。』

『但假如蒸桶漏不下去呢？』『不用着急，』母親答道。

於是那隻鼠被沖下去了。完事之後却又有一場談論。

『它像我們上一次捉住的那隻一樣大。』

『它的尾巴有這樣長！』

『它是一隻很肥的鼠。』

『我以爲我父親決不會捉住它的。』

『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希望以後不至再有了。』等等不已。

還有一件關於父親和另一隻鼠的故事。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一只小的鼠從客廳跑過。親父拿起刷地毯的長柄刷子去打，不幸那可憐的小耗子的半身被打進刷子的儲土匣內。父親打算把那匣子的蓋掀起但半途不慎重一鬆那可憐無辜的鼠的頭被夾在外邊，却還活着！父親本想一下把它弄死但又不敢。它的一對小圓眼睛看着父親像是在思索。

『你這人類，你爲甚麼捉我？我對你並無害處。我不明白。可憐可憐我吧，我要我的父母！』

它的這種看人樣子使父你的心軟了。我還能記憶那生動的神氣，不住的哀叫求饒。

它的樣子很像一隻體面的鼠。然而現在怎麼辦呢？我們不忍殺死它。看了它的可憐樣子再弄死它實在是殘忍，然而假如你把它放了又不能而且它已經受傷放了他也是受罪。這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怎樣對待這個耗子？

試請你來幫忙答覆這個問題。你將怎麼辦？任何方法像是都無用然而又不能總看着它哀鳴。你想該怎麼辦？我先問你然後再告訴你我們是怎樣做的。

你想出來辦法了嗎？我們所做的是按後樓電梯的鈴並喊一個人上來。然後我們把發生的事情全告訴他並煩他把那鼠拿下去，隨他的意思去發落或煮它或煎它或和點麵粉烤了它而我們是不願再見它那可憐的樣子了。

父親說，「捉一隻耗子或別的動物並殺死它有一個容易的辦法。例如，我敢捉一隻並無可憐樣的鼠事前不用想或考慮就把它打死。這是容易的辦法任人都敢做。難的方法是在你的面前考慮它。只須想想那個無辜的鼠，你還忍心弄死它嗎？」

那個人拿走之後我們在廚房裏發現有一些血跡並看見地下掉着半條鼠的小腿。

現在你不能用掃帚掃去它，又不能用布將它揀起然後用胰皂洗布上的耗子血豈不好笑。於是最後家庭會議結束了所餘的是需要一張報紙把耗子的腿包起拋入垃圾筒裏。

但是你不覺得這件事尚未完全解決嗎？誰去包它呢？

你不能推舉一個人因為將對那個人顯得不公平。因此我們徵求義勇軍。如斯是個好孩子，她用報紙拿起來包得很好一下拋到垃圾筒裏去！

（我頂怕小東西如像鼠和虫子。——妹妹）

家庭唱歌

(如斯作)

唱歌是父親同我所不能做的。正如父親常說，「我能夠做許多事並能當裁縫師，刷鞋者，著作家，假如必要時也可當伶人，但是我却不能唱。我既不會唱男低音復不會唱女高音。我認爲這是真的。父親對鋼琴彈得很好，而母親有一副很好聽的高音。她當初是歌唱班的一員。」

那一晚上吃完飯後父親從「世界名曲集」中挑出幾個譜子來用鋼琴彈了消遣。「來，嘿，只消哼哼或啦啦出這個曲子。」「好的」，母親答道走向鋼琴前並用一隻手臂挽住父親的脖子。隨之孩子們也走向前去。無雙立在母親身旁，並且因爲全家都說她有一副好嗓音，他跟着唱很像一個大人，妹妹跟不上所以只有立着旁觀。我不會唱子是也只好旁觀。當我看出她們要唱到一段高音時我也隨之唱，並用力把嗓音劈裂地大聲喊使得每個人都笑了並讓我住口。妹妹說要去洗臉房我遂陪了她同去。餘下她們三人可以盡興地唱。不一刻我們走回來看見她們很鄭重地在唱，我們只得提起腳根輕輕地走進來。

母親唱的聲音的確好，我敢說假如她有一位唱歌教師教她一定可以唱得極好。無雙唱歌時還沒有她平常講話的聲音高。當她唱的時候總把嘴突出來。我總對她說應當像她爭辯時那

樣高聲唱，但她却不聽。

父親旋說道，「讓我奏一支妹妹會唱的曲子。我們抱妹妹坐在椅上她坐着唱。我們都將聲音放低俾可以聽妹妹唱。隨後我們唱『山谷農夫』一曲，父親和我也都唱。父親用很大的聲音他摹仿男低音，旋又學女唱歌家麗蓮彭絲。惹得我們大笑不止。

後來父親讓母親唱『現在一天過去』並使我彈鋼琴。我真彈不好，使得母親等候許久。我遂說道，「還是父親彈爲妙。」每個人都贊成。于是父親彈琴母親唱。

我們做戲

(如斯作)

我不曉得我們是怎樣開始這個做戲的主意。我想是由于父親同母親的鼓勵。我們曾有一季之久幾乎每星期做一次戲，一季之後我們覺得厭倦遂至忘懷了幾個月隨後並又起始。

父親同母親時時都很喜歡我們做的戲，至于別人懂得與否我便不得知。

在一個無事可做的下午，無雙和妹妹便思索預備晚飯後將演的戲。我常常是不高興去找東西和預先的排演因此我時常拒絕而幾乎每次我都要讓步，不然她們兩人那整個的下午會不高興的。當我應允之後，我們便開始去想將要演甚麼。通常是將我們認識的朋友拿來表演；每人模仿一個角色並將他的特性表演出來。隨後我們寫出對話也真正是那人曾說過的。當然

我們這些有趣的人物。在將這些都想妥了也已費了不少的時間，我們再挑選各人將担任的角色。我們時常爲爭一個角色鬧了起來只好用抽籤的辦法來解決。到了排演的時候我常常是告訴妹妹應該怎樣做。每一幕我們都排演兩次，第一次我們計劃出場面對話，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我們看需要演多少時間。當然大家免不了同時大聲喊自己新想出來的主意喧囂得誰都聽不見各人說的是甚麼。

噢，還有關於服裝。我們有的時候備置，有的時候就不要。我們若是備置時，我們各樣東西都利用。母親的浴衣，父親的領帶，圍巾，橡皮，袴子，等等一切。我們喜歡穿戲裝，但等到演完戲之後整理這一切什物却都討厭。因此我們時常不化裝演。

無雙和妹妹總是負責排列節目並且她們時常排得極好。

晚飯後稍事休息，我們便開始演戲。在我們還未上演却已經看着彼此的服裝或角色大笑起來。竭力忍住笑，我們走出來先介紹自己然後說：「一，二，三，我們的戲開演了。」有時我們的戲做得很好，時常在我還未能說這句話之前大家已全都忍不住笑起。當我笑的時候我不能做任何事除了坐在地板上笑，直笑到我的眼淚流出來。

笑完之後我們再從新開始演。妹妹在演戲時總是最莊重的一個；她會警告我們兩個停止笑。父親和母親是我們的觀眾並且他們全都笑一些有趣的事體或者我們的稚氣。有一次我應

當抱起妹妹遞給無雙。這是一節很可笑的，我突然又笑起來妹妹和我都跌倒在地上。幸而我們未跌傷。後來我同無雙調換一下角色並讓她抱妹妹。通常我們演得都很好，父親和母親在我們演的時候只是笑。

離奇古怪的帽子

(無雙作)

那一天父親買來一本雜誌，上面有許多離奇古怪樣式的帽子。他們用一隻刷塵土的刷子，一個做糕餅的模型，一種蔬菜，幾塊小麵包當帽子並在上邊繫一些美麗的絲邊。假如真是做帽子的質料製成的自然很美觀，但因為你曉得小麵包是吃的，刷子是刷塵土的拿來戴在時髦的婦女頭上則甚可笑。

因此我們那天晚上決定各人設計離奇古怪的帽子樣式，愈離奇愈好並請父親評判誰的最佳，因為那晚上母親未在家。

於是我們每人去到一個秘密的角落裏非至說預備好了便不許各人互和窺視。因此我們分頭去尋找各種奇怪的材料。

結果是如斯先得第一，二次比賽時我得第一。

如斯真會異想天開拿一張留聲機唱片放在頭上用一條桌巾繫一只刷子吊在耳邊，在另一

邊用許多鉛筆鋼筆從頭髮裏插出來。那一次我是用一塊繡花巾頂了頭又在上邊放一只小蒸鍋。妹妹是在頭上放一本書，並且把鉛筆，鋼筆，紙及一切書房裏的文具都放在她的頭上。

第二次如斯的帽子上放了各式各樣的飯匙，湯匙，茶匙。我頂了一只字紙箋，下邊放一個軟椅墊，中間是妹妹的橡皮洋娃娃。妹妹戴一只買菜用的袋子又在耳邊懸一根匙子。

比賽完畢後我與如斯說做一位時髦的女子是很容易的因為她們戴的怪式樣的帽子並不比我們這天晚間所想出的好多少。我又說假如全世界真的瘋狂起來她們將會在帽子上裝手電燈，燈光亮時夜間可以使別人看清楚她們的臉。她添一句說她的面色適合甚麼樣的顏色便配甚麼燈光。我們想這個意思實在很好，將來世界上應當流行這種帽子。

隨後如斯想了片刻又說道一個人可以完全用蔬菜和水果做成一件衣服。我想像再過一百年後這個世界不知成甚麼花樣呢。那必定與現在大不相同，他們將會認為我們二十世紀人的服裝樣式古怪的。

父親談關於食物，服裝，女子，教育及其它

(無雙作)

我願意父親同我們談談關於以上諸事。

父親：如斯，這一樣菜很好吃，不是嗎？

如斯：是的，我永遠喜愛吃中國飯。

父親：好極，你說的對！在美國或歐洲吃菜只有一大塊肉，用刀子切，切，切。青菜很少，唯有馬鈴薯。他們需要多吃麵包爲求平衡。那就是我所以討厭外國飯的原因。

如斯：是的。

父親：而且中國菜你可以將在美國只夠以個人吃的一塊肉同別的菜放在一起做成好幾碟子。並且假如來了一位客人你不必再多添甚麼。但是西餐你却需要另添一份。

如斯：是的那很對。你喜歡當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因爲我是女孩子我願意當女孩子並且假如我是個男孩子我就願意當男孩子，假如我是男孩子我不驕得我是一個壞孩子還是好孩子。——妹妹）

父親：當然我願意做男孩子或男子。我覺得女子所有的困難比男子多。例如，世界上著名的男子比女子多，會賺錢的男子比女子多。男子沒有女子們那許多疾病。假如發生一些甚麼事體女子總比男子怕羞。女子担心社會及別人們對她所作的感想。男子不必在乎社會，能夠離它而生存。但是女子們的一言一行却須提防社會人士。

如斯：我也願意當一個男孩子。

父親：在你們年輕時我總是說你們女孩子比男孩子幸運因爲她們可以穿美麗的衣服，但男孩

子只能穿灰的，白的，黑的或棕色的。當然一個三歲到七歲的孩子會如此想。但到她們長大了不用別人告訴就會知道。

如斯：談到衣服，當然是女人們有更多好看的可穿。

父親：那是不用你說的。但無論如何辯護女子比男子幸運是沒用。

如斯：噢，我並不，但是你願意穿中國衣服還是穿西裝？

父親：噢，它們各有各的好處。爲男子計，我當然願穿中服。一件從你肩上懸下的長衫。裏邊穿的有如睡衣。但試看西服。一件穿在身上的內衣，一條襯衫，還有上衣同外衣。

在你的頸上有一樣東西像繫狗一般繫住你，那樣東西叫「硬領」，又有一條如狗繩般的領帶把你的頸縛緊。這不是愚笨而瘋狂嗎？假如是一個胖子穿上西裝後便成了這個樣子，他的肚子突出在身體的中部，襯衣的下邊短得只在肚子上。然後是袴腰來尋找襯衣的邊並用一條腰帶繫住，你試想那袴子如何能繫住在那裏？

如斯：哈！哈！對。但是女子們的又如何？

父親：外國衣服有許多可變改的。你可以穿很多樣，但中服則不能。同樣我願當一位做女子服裝的技師，並爲女子們設計衣服樣式。我要把中國的衣服改變許多樣。

妹妹收集郵票

(無雙作)

有一天在一家『五一』商店父親用兩角錢買了一袋五百張的郵票，並希望我們，如斯和我，會對它發生興趣。第二天如斯同我坐在地板上挑出各國的來。妹妹走來看見，她遂和我們一同坐下，幫助我們把郵票後邊的紙撕去。她一步一步的進。『妹妹，不要動這些郵票，因為你不懂得它們』，我們如此吩咐道。但是一天一天的過久了我們漸對這些郵票忘記而妹妹却每天在我們不玩它們時都把它們拿走了。幾個星期之後父親看見那些郵票都變成妹妹的了，於是父親又給她買了許多，不久貼郵票的本子都滿了。父親又替她買了一個大本子。有一天我們發現妹妹曉得許多國名如阿富汗，尼加拉圭，撒爾瓦多等等。父親並且教給她這些地方都在何處。現在她能記住許多國名。我告訴她『從墨西哥起向下去是洪都拉斯，圭塔馬拉，撒爾多瓦，尼加拉圭』等國。有許多地名都是甚麼及各在何處全家人之中只有父親同她曉得。她在玩的時候便去數郵票。到現在止她已大約有一千三百張郵票。但是我却無法相信因為她每數一次便更短少一次。今天她說一共是一二五六張但昨天却是一三八九張。假如不在數郵票她便一頁一頁地翻看郵票本子一邊嘴裏哼着『瑪麗有一隻小羊』的歌調她不唱那歌上的字却唱郵票的國別名字。例如盧森堡，啊盧森堡，盧森堡等等。此刻我聽見她正坐在恭桶

上用『瑪麗有一隻小羊』的調子唱她的郵票。有時候我們拿起一張郵票只須說道是綠色的上邊有兩個武士打仗。她立刻說出那是義大利的。甚至很難記的國名她都能記得。假如你翻出一頁問她下一頁上是那國的郵票，她能回答得一點不錯。

她的第一冊郵票本是紅皮的，二三兩本是綠色的。假如遇到一家商店的窗子裏擺有郵票我們便取笑她道，『妹妹對這家商店決無興趣。』于是她就明白了必是有郵票。

（我數郵票時嘴裏念着51, 52, 53, 54, 55, 56, 58, 59, 30——因此我雖數它們我知道也是無用。——妹妹）

我願意有一間屋子

（無雙作）

我希望能有一間完全隨我的心意的屋子。這間屋子並不太小亦不太大，但須有很多的窗。一只矮而軟的床，一條我自己用的大桌子除我之外沒有另一個人來看見它上面的亂雜不整。我願意有一架小鋼琴在我感覺寂寞時彈奏還有一只矮而軟的沙發。在牆上我掛着父親母親和我姊妹的像片。屋子裏要充滿日光，沙發正放靠窗的地方。一件髒外衣在我覺得自己太乾淨時穿它。我喜歡全屋裏都是鏡子。在我的桌上放一盒鉛筆，顏色筆，新舊都有，旁邊放些上好的繪圖紙。在桌子中間放着我所愛讀的書籍兩頭各放一個玻璃書立。我願意有一個大抽

屋，一邊是極整潔一邊却極零亂。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極不舒服的搖椅，當我坐在上邊時會發出大的響聲像是椅子要裂碎但却並不至真碎。我坐在上邊完全是爲了好玩並吓嚇我自己。地板極其光滑我可以在上邊滑行有時且可將我滑倒，在床的周圍放許多櫃架並按一只燈爲我夜裏讀書。牆上掛一只舊式的鐘每次報時便會唱。一個用上等木料做的衣櫥裏邊掛着一些我的漂亮的和難看的衣服。一對墨西哥製的洋娃娃，我並不玩只把它們懸在灰色背景的牆上。談到顏色我喜歡的牆是淺灰色的，極淺的灰色。在窗外我可以看見許多大樹並且靠近我的窗子是一棵橘子樹因此遇到括風時我可以得着橘子吃。在地板上按一塊玻璃我可以看見樓下的餐廳，等父親招待客人時我能看見他們而他們却看不見我。

哈，假如所有我的夢想都能實現後我真將不勝心滿意足之至。

再者，我還要一只很好看的刀子放在桌上，不爲使用只爲看，並有一架小打字機。

宗教

(如斯作)

今天早晨我照常比別人都起得早。因此我獨自先吃早點；不久父親來參加。他問我的第一句話是『你信神嗎？』我很驚異且不曉得該怎樣回答。我說道，『你的意思是甚麼？』于是他講『當我像你這樣年歲時我也是起得很早並且在清晨感覺很愉快。在當時我很信宗教，

時常要讀一兩章聖經。你現在對於神作如何想？」我被迫須答覆此問題。我說道，「噢，我從不曾想到這個問題，因為我果真想到它時則又更胡塗了。但簡單說來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信佛教。」我繼續又說，「你願意我皈依宗教嗎？」我實在有點困惑了，因為父親平常同我們談話時反對宗教。他答道，「不，我只是問一句。」

這時候母親來了。她要咖啡。我替她倒半杯就將咖啡壺拿開。她說再要些我勸她加點牛奶。她只添了一點奶我只可再給她咖啡。她不願多喝牛奶，因為怕身伴發胖。我設法勸止她這樣做，但我失敗。隨後我們轉談到中國善寫英文的人如T.W.等人，旋又談到現代的政治家如K.P.諸人。父親說所有現在的中國官吏都需要服務社會的能力。父親說母親一定能做一位很好的外交家的太太。母親笑了說道，「是的，一定可以。但是我却從無野心使父親當政治家。我甚且反對。」父親說，「誠然這是真的，我可以給你保證。」

早飯後父親去他的書房，過不久我也走了進去。於是父親又繼續討論「神」。我說，「世界上並沒有神。」「但世界却也不完全是機械的。」「為甚麼不？」我問。「誠然每一件事物都能用科學分析但生命的來源起自何處，無人能忖度出來。這是神祕的。我們以稱其為「神」而滿足，就知道教稱其為「道。」這樣解釋罷我遂回到我的屋去做自己的事。」

第二篇 在美國

離開上海

(無雙作)

八月一日，興奮的一天到了！我們就要離開上海！那天早晨，我是第一個先醒來的。我望望妹妹她向我一笑。過一刻母親醒了，接着是其他的人。母親顯着那樣心神不定又興奮又歡喜。十點許多友都來了。我們的房間充滿了客人，烟氣同入聲。母親同女賓們談話，父親同男子們接談。這個人走了又來另一位。我們三個孩子忙的是打開送來的禮品。我是其中最興奮的一個。「噢，這是一匣糖果。」「這是一盒餅乾。」「一打手巾。」「橘子！」我們不停的喊着。我的聲音是那般高又大致使每個客人都聽見了。妹妹跳上跳下。如斯兩頭忙，又聽母親同女朋友們談話又跑來看我們打紙包。但是所有的朋友同親戚們講的幾乎都是一類話。例如「不，禮物沒有甚麼，只是為小孩們買一點東西。」「還有你別忘了給我們寫信——」「你要珍重自己——」等等，母親所可說的只是「謝謝你。」所有這些客套使我頭痛。那天整個上午都用在這些應酬上。在吃午飯時我們得到許多事前未約的客人，飯後來了一位我家的朋友，父親同他在我們屋裏睡下不久鼾聲大作。將與我們同船走的一個朋友陪我們三

人和母親去逛上海城的舊街，母親想買一隻玉鐲。有的太好而有的又太賤。正當夏天的中午我們步行了約一點鐘以至大家都渴極，但却一點東西也未買。當我們回到旅館離開船還有一小時。母親同我們三姊妹各人要了半個西瓜，全是冰鎮的，我們吃得極舒服。當我們上樓回到屋裏時，我們發現那個朋友在裏邊洗澡。我們都笑了笑他的不客氣。父親告訴我們說某某朋友也來看我們，因為記得我們要去美國，又來了許多我們的朋友，大家都飲茶。我還記得我喝的是口口。你知道它是多末燙嘴，但也許你不知道。母親強迫着我喝因為到船上的頭一頓飯必不會好我將又要先餓的。我要跳上天去因為我極快活興奮並且顧不得喝或吃一點東西。但反之我却繞着桌子又跑又跳。別人都告訴我停止跑跳。但是我却不，我的手是涼的我並且笑並對父親講，「我們應該動身了。」然而我勉強着將口口喝下。隨後一位朋友喊來汽車我們都坐裏邊去，當時我是異常高興因為我們確實是走了。我們雇的汽車上還裝了兩個大花籃。不一刻我們到了碼頭。那裏有許多人靠河邊站上，我們都笑着。一位朋友借給我們一隻小船載我們到大船上去。所有的朋友都登上小船。

這時約六點鐘，風甚和暖可愛，我們從老遠可以望見「胡弗總統號輪。」以前我還不曾上過大輪船。但是我陷於極度興奮中。船在夜晚十一點啓碇。我們每人有一杯檸檬汁。我們對於美國侍者不慣熟，大家都感覺稀奇。朋友們一個一個都回去了。不到八點他們全都走了。

。很幸運的沒有一個人掉淚。假如有人哭我一定忍不住要笑的。

我們在房間裏看見的第一種東西就是花。房間裏邊全是花。我們幾乎推不開門，我們不需要這許多的花。因此我們把它放到餐廳裏去。它們佔滿整個餐廳的地方。而且再沒有放別的東西的隙地。我們一共有大小三十個花籃。

在房間裏又是放滿了的禮物。我們約有十八盒糖果。最後船開了，我們離開了祖國！但是沒有人曉得我們何時歸來。

在檀香山

(無雙作)

過太平洋到美國的途中，我們在檀香山停了一天，這使我們很興奮。輪船在我們早晨醒來很久以前就靠岸了，在七點鐘一個僕歐到各艙房去把乘客叫起，所有的乘客起來受大夫的檢驗或驗護照。在十點鐘有一個人來帶給我們兩個大花環，讓我們套在頸項上，這是此處的風俗。母親讓我們帶上它，但是沒有人願意帶而又不能拋掉它，所以結果如斯同我只好帶上。在甲板上升了半小時以後，人愈來愈多，我們在以前從未到過檀香山，也不知爲什麼約有二十人來接我們，並有一個攝影師來給我們用鎂光照像。這實在使我們不說，特別是我。在我們到一個新朋友的家以後，我們五人至少有三十個花環在頸項上。特別是父親同母親，

他們每人約有八個，致使頸項的長不夠套的。當我們到朋友家時，大約兩點。每個人把花環取下，只留一個最好看的，父親的頸項是不慣於讓這些花陪伴着。午餐我們吃的是中國飯。在那天我做了或看了三件有趣的事，第一件是我們到一個有玻璃底的船，看見美麗的魚游來游去，各種顏色都有，紅的，藍的，綠的，紫的。還有一種珊瑚，真是很罕見的，它生了許多美麗的顏色，還有枝子分散開來。第二件有趣的事是檀香山的飲食。每樣東西都是冷的，我們坐在一個長桌子上，先是走來兩個女子給我們跳舞，又給我們套上花環。然後才給我們送上一種大餐，那對於我簡直不能稱為「大餐。」先上一道湯很像乳酪，這倒不要緊，困難的是他們不用匙子，而用手指沾了往嘴裏送。所以我們都沒喝這湯。還有一樣像日本生魚。我們也沒有吃。桌子不用桌布而用樹葉粧飾着。這許多在他們稱為夏威夷的好東西我們都不敢吃。等我們返回輪船時，我們都說沒吃飽。

第三件是夏威夷的一種極精美的食物。一個大蟹不算脚也有一尺長。我們在船上吃的很滿意。起先父親怎麼也弄不開它，最後他把它放在抽屜棧上，關上抽屜來壓碎它。螃蟹到是碎了而抽屜也壞了。無論如何螃蟹算解我們的飢餓。當我們站在船艙的窗邊向外望時，滿手拿了蟹肉。海上的風揚到我們的臉上。音樂奏送中我們欣然的離開了花島又泛上太平洋了。

參觀好萊塢

(無雙作)

從舊金山到紐約我們路過好萊塢。一天父親同母親去看到許多電影明星。使我們大失所望的是我們沒有去。晚七點他們才回來，母親告訴我們所有他們見到的明星。麥唐娜，威廉鮑華，劉克斯，珍哈羅，梅文鳥格拉斯等人。父親母親去的時候，麥唐娜正同許多明星排演「桃花恨」，他們並同她拍了一張像。同劉克斯也拍了一張。

以後有一天我們全去拜訪莎麗澄波。那天我們正要動身到紐約。所以我們只同她談了約有十分鐘。但這也很值得的。十點鐘的時候，來了一輛車。在裏面坐着莎麗澄波，她的母親，還有兩個護衛，一個車夫一個保姆，她有一小巧的化粧室，對面就是珍妮葛娜的，三四個照像師等着給她同我們照一張合影。莎麗澄波在車中同我們握手。她下車後有許多人幫她脫去外套，雖然這樣出名她却沒有被慣壞。莎麗同我們說了兩三句中國話這是在演「小紅娘」影片時學習的。過不久我們就要走了去趕火車。否則我們可以看她做戲。

在那一天之前我們同朋友坐汽車去玩。我們看見了柯爾珀的住宅，還有瑪麗畢克福的房子。

在紐約我們又遇見兩位著名的影星。一位是露意絲琳娜，但我們未見，父親母親見着她

了。他們同她在唐人街吃一次飯。第一位是黃柳霜，我們都看見她了，還同她在一家中國飯館裏吃一頓飯。

她是苗條高而且美。我們很不覺拘束因為到底她是中國人。飯館的掌櫃要替她照一張像但她拒絕了，因為他想將來把她的像片懸在牆上。

父親母親會見了很多的電影明星。但我們仍想再多見些位。

家事

(無雙作)

在紐約的第一年我們沒用女僕。因此我們要自己做家中的事務，如斯幫着母親處理廚房，每天早上，當我們不上學時，如斯拿着抹布，我拿着地毯淨塵器。於是我們先在父親的房中開始工作，因為父親的書記要在九點半來，父親幫我們清理他的桌子附近，因為他承認在他的桌子下積滿了火柴棒和煙灰。這房中工作完畢後我們就去客室。然後是母親的房間，如斯的房間同我們的房間。我們最討厭的事是整理床。尤其是妹妹和我的床。所以我常是跑到廚房去幫助母親擦碟子而讓可憐的如斯去理我們的床。我們都喜歡使地毯淨塵器而不喜用抹布。當每星期女僕來清理的一天，我們都快樂的歡迎這天。但是除了母親之外我們都怕聞這阿麻尼亞氣，那只有母親是愛聞。

約在十一點母親和如斯到廚房去預備中飯。時常那煮菜的香味引得我們到廚房去吃點東西。那位女書記喜歡在我們家中吃飯。當她打字時間到煮菜的香味常會覺到餓。當我們手中托了東西出廚房門時，我們一定要喊一聲，因為這門是兩邊都能開的。我們怕有兩個人正從裏外來大家推門而把食物撞翻了。所以當我們經過這門時便想法喊出一些聲音，我們都喊「唏歐！」我們都喜歡這樣喊因之當我們經過這門時成了習慣的都喊「唏歐！」中飯以後母親總是很疲乏了。因此父親幫助洗碟子。他做得很快。他常要我們替他計時間在五分鐘之內他能洗淨擦乾五個人用的碟子。林先生在洗碟子時常會打碎幾個。母親對於父親每次打碎碟子的聲音怕極。

母親常對我們說事事要小心。但她不能這樣說父親。父親隨地擲火柴棒。有時父親在夜裏不點燈吸烟。母親總是怕着火。

後來我們遷到旅館公寓去住，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煮飯和洗碟子。母親做飯，如斯幫忙。至於洗碟子，如斯洗的最多。我是每天擦一次。全家都羨慕妹妹，因為她不做什麼事只是坐着玩。我希望有一天我們都像妹妹那樣。

第一次乘地下火車與高架鐵道上

(如斯作)

我很欣慰地說在中國沒有地道下火車或高架鐵道。並且我們無需匆忙也可以過日子。到紐約以後，J.S. 先生同他的太太帶我們都去乘地下火車。在我們到美國去的途中已聽到了關於地下火車的種種，現在我們真的要坐這車了。走下階梯，經過走廊再下階梯，這裏我們才走到乘地下火車的地方。楷梯骯髒而這走廊有一種地洞裏的氣味——空氣惡劣汽油味等。隨後我們走到了換錢處，一羣人排列着等候換零錢。J.S. 先生跟在這隊人後面而其餘的等着。如斯和我注意這自動門，你投進一個銀幣便讓你過去。但這轉動器的巨響使我們感到可怕因為不會聽慣。我們看見許多男女跳下楷梯，跑過了走廊來趕火車。他們的面色是可怕地嚴肅，請留意這句話！

在一陣札札的響聲後火車到了。下車的人很少一羣人往上擠。五個人進去全沒有地位。我們歎息並奇怪車上的這些人將發生怎樣的感覺。車門自動地關上了。有些人跑下來想跳上火車但門已關閉。一陣顫動和不快適的鬧聲中這車又開走了。

後來J.S. 先生換來了零錢，他替我們一個個投下銀幣，不顧無雙是怎樣的想自己投進。其實也沒有時間容她投因為每個人都等在我們的後邊。我們如一般人一樣走進月台等車，在等車時候，J.S. 先生又給我們搖出許多口香糖。我們在那裏嚼，正如許多的別人也在嚼。在月台的鐵柱上按着自動賣口香糖的匣子是一種很妙的法子，用剩下的一文錢去換整天咀嚼的

東西真是一種奇怪的主意。火車來了我們便上車。母親告訴我們向前面擠，這樣我們才得上。

空氣惡濁，充滿了人的氣息。我們都握着柱子，車搖擺甚劇。我向窗外望望，那裏只有漆黑移動的牆壁。我們都覺得不舒服，除了「？」先生和他的太太倆好像是已習慣了。我怕將來天天也許要乘這地下火車。

幸而過了兩站我們便到站並擠下車來。『太太和我幾乎擠不下，假如不是有一個人替我們把門推着。他在心中必定要說，『這些中國人他們竟不會乘地下火車。』我們走出了月台。走上階梯再轉上階梯再轉上，這是可怕的上行，比爬高山還艱難。喂！我們走出來了，又來到新鮮的空氣中。感謝上帝！

後來我們對於這地下火車的聲音，氣味和運動，漸成習慣而不在意它了。但不管怎樣我還是顯覺地面上的公共汽車。（我被擠在人堆裏並未很感覺興趣。我像是在木頭裏的一個小耗子。——妹妹）

在第六號街，當我們穿過這條街時，最煩擾我們的就是第六號街的高架火車。我們聽到像是車聲而那裏並沒有車，我們都奇怪；原來是在我們頭上的高架火車。在先，我們總不願經過頭頂上正有高架火車行駛着的街道。因為感覺這沉重的車輛在腐蝕的軌上也許有時會跌

下來。但是從我們來到紐約後還沒有聽到高架火車的失事。

我已記不清何時我們第一次乘高架火車。但似乎是這樣的，目的只是去乘一回。我們走上高梯，起初很快後來逐漸的慢下來。當我們走到頂時，我們差不多喘不上氣來了。

我們都少休息了一下然後去換錢。這高架火車不像地下火車那樣的擁擠。也許是因為這高架車不十分快的原故。我們已不以那自動的門為新奇了因為我們在地下火車已見過了。等在這月台上是有點冷。鐵道那面的人們看我們，我們也面對面地看他們。車迅速地開了來。停車時發出極怪的聲音，我們都用手遮住耳朵，並且說我們須預備乘下一次的車，這不是我們要乘的車，我們又看見對面的人了。我們傾身去望下次的車開來沒有，看來車很有趣，像一條黑蛇向着我們蠕動。

車到後我們便上去。我們可以從木板月台和車輛間的隙縫看見底下大街的車輛。車中沒有地下火車那般的悶塞。我們從窗中外望正是沿街第三層樓的房。許多不同的東西被看見：未整理的床；女人在烹飪。他們必為這火車所煩擾否則必定是慣了的。

在第八號街和第五十三號街的轉角處全車大轉動。無雙幾乎坐在別人的身上。我們很怕在第六號街和第五十三號街的角上又來一個轉動，但我們已有防備了。因此我們傲然地站得很直就像我們已乘過高架車一百次了。

在『無線電城』前我們下車。這下降的階梯正如上昇的階梯一樣的難走。

午後在第五號街散步

(如斯作)

假如星期六下午我們去看電影，星期日下午我們便去第五號街散步。當我們走到了第四十九號街然後向右轉到廣東村並在那裏吃晚飯。

在那次的星期六我們看的影片是馬爾芝同卡洛瓏珀合演的“Machine Sacred”。星期日我們又去第五號街。我們那天走的路線是這樣的：起點是在第六十四號街和中央公園西，到第五十七號街後再向東轉。到第五號街我們再向街心走。這天很晴朗但有一點風。母親穿着她的白皮領大衣，其餘的人都穿得很體面。父親和無雙走在我們前面約十呎。有時他會轉過來等着母親，母親不能像父親或美國的女人走得那樣快。於是父親和母親並排走，我們三個在前面。父親笑着同母親說些各種的事情。在他談話的中間他會轉向母親讓她注意妹妹的敏捷的小腿，而母親答道，『無雙穿美國衣服比如斯好看。』在中央公園西的商店很少，我們是不必去看它們的。

在五十七號街有許多的鞋店。母親一個一個的看。父親說，『來，讓我們進去，這一家的很好。』母親說『不，不，這次不去。』父親說，『你不是喜愛鞋嗎？』母親說，『是的

，但今天是星期日。「我們根本不能進去。隨後父親說他餓了並笑着對母親說，『我要到那角上的藥房去買炸團餅和咖啡吃，並且斷定當我出來時我將仍見你在此地尚未看畢。無雙，跟我來。』無雙和父親去了。當他們出來時我們只走在他們前面七八家商店，無雙走來說她吃冰激凌了。我也不高興看商店，我不知道爲什麼。」

在第五號街上有許多穿得很漂亮的女子昂然的疾走。我不知道是我撞了一位女子還是她撞的我，但不管怎樣當我想向她道歉時她却已走遠了。當我向後看是那一個時，另一個女子又撞了我，並且我也沒有時間去聽她說「對不起，」假如她是說了。金剛鑽放在黑絨布上看來很美觀，我們在猜度這個有多少克和那個有多重。在第五號街上我們不但可以看商店還可以看人。「噉！她的臉應當仰起點」。「她擦的是橘色粉。」

我們走到了第五號街的教堂。父親說，「進去好嗎？」母親回答說，「爲什麼，你不是非基督教徒嗎？」是的，當然，但我想進去聽音樂不管那佈道。「我們走了進去。這時唱詩已經完了因此我們坐了五分鐘然後出來。到四十九號街我向左轉就望見『廣東村。』的霓虹燈招牌。」

母親在救濟會中

(如斯作)

自從中國發生了戰爭，中國的婦女爲中國做着不同的工作。所有在紐約的中國婦女們組織了一個協會爲的救濟難民。因爲在紐約沒有許多的中國婦女所以她們全都聚在一起工作。當然母親也去參加的，她是救濟會的副會長。她們每天所做的工作是給紐約的貴婦們寫信和規定救濟會的各種會議同宴會。在第五十七號街的辦事處裏她們工作着歡笑着。

當救濟會組成了，母親每天除了家務之外差不多都要到會裏去。有時她在上午十一點鐘去，在那裏吃點火腿麪包和咖啡，直到下午四點半才回家。這對於她當然是很忙碌的，但她却很喜歡在那裏工作。母親在會中所做的是寫致謝的信件和處理會務及向會中建議。她確是工作很勤。但在辦事處她們談許多這個那個的。或是某夫人接到了上海來的信，她會告訴大家關於她們彼此朋友的消息。在中飯時她們當然休息一會她們便說說笑笑。其中的一個會說，「來吧，現在該工作了。」於是她們又繼續工作。

母親在會裏很感興趣，當然會裏難免發生爭論，但母親從不同她們爭辯。當別人說話激昂時，她總是靜默着。我想這是比較聰明的方法，但有時當別人太美國化，說得很不客氣時，我想她應當駁回的。時常母親從辦事處回來之後她總要告訴我們許多，這是我們極歡迎的。或是在中國的朋友的消息，或是救濟會會員的事體或是會中的計劃等等。

父親對於會中計劃很感興趣，他常由母親轉達許多建議。當我們決定於二月中離開美國

時，母親便不去會裏因為她要上街購物品，收拾東西，以及許多的應酬和約會。是的，救濟會一定是繼續在工作着，但我想沒有母親在那裏工作那裏必是減少了興趣和同伴。

母親在救濟會中

(無雙作)

母親在紐約時每天去救濟會裏，她覺得這很有意思。早晨約在十一點時她去那裏並在那裏吃中飯下午五六點鐘時回家來。她在會裏談談笑笑，但事實上她們常常也工作。

母親喜歡談話同聊天。她同w太太談她們的鞋子衣服及各種她們找出可談的事體。S小姐是在全體中最好看的。她工作着並說道，『在現工作吧，太太們。』但有時候事體是太有趣了而不能停止，於是大家都參加。S小姐的桌上放有果實同口香糖。有一次我去會裏她說『我們會裏的工作之一是吃』同時她拿起一個果子放進她的嘴裏。我喜歡看她貼郵票，那很有趣。她有一個抽屜裏邊滿是郵票，各式的顏色都有。當她拉開抽屜時郵票便露出來。我願意坐在那裏一整天看着她工作。她在工作時吸煙。最好看的還是她在簽字時是那樣的快而與別人不同。S小姐在工作時不擦粉。但這並不會使她顯得難看。人們總說她是中國女子最美的據我看這是確實的。

w太太是會裏的會長。她像是很能幹，但是那樣瘦。每次我看見她便覺得她更瘦了。她

穿的衣服是特別的美麗和美術化。她是同母親最常在一起談話的。她是一位可愛的婦人，並且也很有趣，她極喜歡母親。

那裏還有許多別位是我不很熟識的。母親是會中我曉得最詳的人。母親工作很快並說話很多。她很喜歡會裏以致當她明知會裏沒有事體可做時她也要去那裏隨便同誰閒談。母親在兩點吃中飯。我總是在這時之前就餓了。母親便對我說她們的中飯須在兩點，但我不明白她們怎能忍受那樣長久。但是母親能忍受，她在會裏工作着談着並吸着烟她竟能忘却了餓。但假如我是母親我一定不能忍受餓。但或者我可以把S小姐桌上的一匣果子都吃完。

紐約的電影院

(無雙作)

十一月的某一天，我們將去看一個電影。父親同別人出外吃飯去了。父親臨行之前說，「下午兩點半我們都去音樂堂，我們在無線電城的頭層會，在那書店裏。」到時候我們都來在那家書店從窗子外看父親著的書是否擺在窗子裏。隨後我們都走進去。那裏有一大羣人排了隊全是想進影院。如斯提議我們無須等候假如我們下去，那裏也有一個入口。於是我們全下去並且很高興的是果然不差。我們到裏邊也須站排，我們等了約一小時。終于我們進去了，侍者領我們入了座。母親向例是挨着妹妹，她們時常坐一只椅子。如斯討厭與我們分開單

獨坐在別處，但若是太擠時她也只好如此，單獨坐着比蹲在家裏好。當劇中暫時休息時我們向四下望看都是甚麼人坐在那裏。

第一夜我出來逛紐約時的印象是那裏有如此之多的電影院並且在劇院的門前他們用那許多的燈光。我第一次去的影院是「魯克西」。我們去那裏是因為我們住的塔夫特旅館與它正在一條街上。當我去「首都電影院」時很覺失望因為我在電影院裏未看見任何的歌舞劇。但後來我們也沒有看見多少。

我們常去的電影院是「音樂堂」。我們喜歡每回去看的影片，除了有一張欠佳。我們常去魯克西影院是為的看莎麗澄波的影片。有時我們想換換口味時便去百老匯的小劇院。母親喜歡「音樂堂」是因為它的座位舒服。至于父親，我不以為他有所挑選。如斯喜歡的是它演的片子都好，我也是這種理由。妹妹則隨着所到的任何地方。去看紐約的影院真是一個大的經驗，我將永不忘懷紐約城的歌舞劇。

我趕公共汽車去上學

(無雙作)

每天我在七點鐘起來。窗幔是很暗，但我要在熟睡中醒來。鐘聲是滴嗒滴嗒的響着。我走去看鐘，噢，七點一刻了。于是我拉起窗幔。鴿子正站在窗口等食物。但他們只好等到明

天。我現在沒有工夫。我拉開抽屜把我所需要的東西都拿出來。我跑到廚房那時牛奶還在門口。因此我跑到門口它正在那裏，還有報紙。我把它拿進來。但當我回到廚房，那烤麪包已經焦黑並且烤着了，房裏充滿了煙，我浪費了兩塊麪包。好了，我不要烤了。于是我另又取出一塊也不再烤。但是，噢，這紙塞是如此緊！砰！牛奶濺出來了。還好，只濺出了一點，五分鐘後我已吃完了。但我忘記了我的橘子。好了，我可以不吃它了。『無雙去拿信來。』但我沒有許多時間，我忙跑下樓因為電梯是太慢。『有信嗎？』『有。』啊！是從廈門來的信！母親必定很高興。『媽，你家裏來的信。』母親從床上跳起來看信。父親尚在鼾聲呼喚地睡着。母親拉起窗幔。『下雪了！』我喊着。母親很快地看信。『說些什麼？』我問，母親叫我把聲音放低些。父親還在『蘇！爾呼！』我在肚中暗笑。噢，晚了，我全把學校忘記。母親告訴我慢點走並說我的鐘不準。晚了。我穿上外衣急忙跑下去。我喊着，『再會！』『你沒有對我說「早安」我明白你是晚了，一賣報的人這樣說。我對他笑笑並跑過馬路到公共汽車站。哈，車子是剛開走。爲什麼不早下來五秒鐘便可趕上車？又是五分鐘過去還沒有汽車來。我看見一個龐大的東西，想必是汽車，但却是載貨車。哈，終于車子來了。』啊，哈，『太晚了。』『不』她說。我們去到學校。但學校尚未開門。『啊，白忙了一陣』我說，『學校的門還沒有開。必定是鐘錯了。』

同妹妹去學校

(無雙作)

妹妹是一個穿衣服極遲慢的女孩子。我雖不很快，但不像她那樣的慢。在早晨有時需要我喊她起來。她上課的時間是從十點十分起而我的八時三十分，兩人相差很遠。我說晚了但妹妹說還早。當我吃完了早點妹妹却還沒有洗好臉呢。因為她『小』我須替她做早點那是我極討厭的。我在等候妹妹的時候我竟可以有工夫去玩一會。『快些！』我不斷地喊她。但她又是吃得最慢的女孩子。一口麵包要嚼上十分鐘才嚥下，而且你越是催她，她越是吃得慢。因此唯一的方法只有讓她隨意去吃。可憐的妹妹，當她到學校時她是同班中最早的一個人，其餘的都要到九點以後才來。

當我去別處回來較平素遲一些時，噢糟糕，她竟哭了。直哭得校役同她的教師和幾位同學的家長幫她打電話到家並告訴父親來接她回去吃午飯。

『哈，哈，你的妹妹哭了，你看她是多麼可愛。』學校看門的人這樣說。妹妹在哭的時候總是很悲楚的。但是一個好姐姐應當是取出手帕來替她擦眼淚，然而事實上我却不是這樣一類的姐姐。我所能做的只是笑。我知道我是有點狠心，但這不是我的錯，我實在沒有辦法。假如我們有遊藝宴會和排演比平常須晚一些我必定穿着化裝出來告訴她不要惦記我。但

她在學校確實是很可愛的。她很少哭但你知道當她哭的時候所引起的那些麻煩。我的朋友們很喜歡她。有我和她在一起時她只說「是」或「否」，但當我不在時她却像演說一般的能談。她實在並沒有十分麻煩我，但是有一件我最恨的就是當她病了或因別的事不能到校，我須要到她的教室告訴先生。還有一件就是當她的牙齒發黑時保姆便來問我「爲甚麼？」

（討厭的無雙她竟把我的可怕的黑牙齒全都說出，但是我有甚麼辦法假如我的牙齒就是那樣的。——妹妹）

我對於美國兒童的印象

（無雙作）

第一天我上美國的學校時個個人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一個中國的女孩子怎能和我們同班？」我猜想我的同班心中必都有此疑問。我心中的是「我怎樣能說很快的英語並能聽出她們所說的？」我還記得第一課。這是關於「*the*」的用法。每人寫一個短語如「*boy's shoe*」表示所有格。我很覺欣慰曉得了她們才學到我在三年級已學過的。在下班休息時一個女孩子走來奇異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個坐在椅子上的奇怪的動物！有幾個想同我談話而以爲我不會說英文。見我能答她們的問話而覺驚訝。那一天他們所相互耳語的都是關於我。但我却不任乎。

『教給我怎樣說中國話』，這已被問過許多次我已不覺驚異了。最常到我心中的是她們的俚語，俚語俚語還是俚語。我不能忍耐聽他們說 'half, cal, cant, etc.'。每人的讀音不同。一個女孩子跑來對我說，『你是這一班中唯一會說好英語的。』我不明白是甚麼意思因為我的英語實不佳。最後我才知道她的意思是不說她們的俚語。

我覺得美國人和我的中國朋友完全大不相同。那樣的快而直爽，假如有人向我借鉛筆而我回說不，這使她認為我不是她的朋友。因此我每次的答語都是『是。』因了我的舉止在第一年過後她們都喜歡了我。有的人因為我笑她乃竭力的糾正。所以我想她們是在努力表現好的行為俾給我良好的印象將來去告訴我的中國朋友。她們有長處也有短處並且我希望她們不要不悅假如我說了出來。我先說她們的長處。

她們的長處，哈，我想不出恰當的字句，總之她們是敏於做新事體，愛動物和愛運動，記憶強並喜共同工作，守時刻與愛自由。

關於短處我只說我所想到的。其實我找不出什麼可說但確是有我相信。噢是了，那些女孩子們談愛情太早我覺得。他們常互相的捉弄取笑，不為別人設想。並認為她們住在的國家是最好的。並且還好誇張。我就止於此吧，因為我不願她們覺得我像上司一般的好批評。

學校裏的運動

(無雙作)

我不像美國的孩子們。我的意思是指她們玩球的方法。我不能感覺喜歡玩，因為她們玩球的方法使我怕。

第一我對於任何的健身運動都沒有興趣玩。即使在中國，她們玩得很柔和，我也怕。那些遊戲我以為沒有別的只是奔跑和搶球，並有時跌倒還有時球打着你。我不認為運動是學校裏的一件重要事，因此，當我不知道怎樣玩，或是人們笑我，我卻仍是一點不想去學習，並對之毫不注意。在運動的時間我所知道要去的只是換上鞋子，準備被人們譏笑，並站在她們叫我站的地方。

她們踢球的姿勢只使我覺得好像球將落在我的頭上。因此我躲避着，並且看見了球落在的地方之後我自己也笑我自己。並且有時真的我應當能接着球而接不着時她們便喊，「噢，無雙，無雙，噢，」這使我頭痛，而有時她們也接不着球時却都一聲不響了。但我却從不喊別人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做得較好。

我不想學習任何的新遊戲，但假如我學了我也不用心去求進步。因此「體育」兩字的意義對我只是「我所不注意的一件事情。」

即使我不上這一班我也不在乎。

在中國我也不善于做這種事。我須要隨着她們一塊跑而我覺得很笨。所以最後我想我應當說賽跑是與我無關的。

黑女僕斯太拉與南錫

(無雙作)

斯太拉是由我們的房東太太介紹的一個黑人女僕。她黑得足使我們害怕，因為我們是剛從中國來，在中國沒有這樣的黑人。每星期二她來洗衣服，每星期六她來清理屋子。

母親在星期二總爲我們做些特別好吃而又多的東西。我們問她爲甚麼。『因爲今天女僕斯太拉來。』母親對待僕人永遠是這樣的好而和氣。『啊，我不再喜歡美國菜了，夫人。中國的菜竟是這樣的好吃。』但當母親做美國食物時她也一樣的餓吃。斯太拉常常遲到，當鈴響時，便知是她說道，『夫人，昨天我的女兒出嫁，到了六十多位客人，我吃醉了。』母親只可原諒她。但我們却不能。除了母親沒有人能忍受她的氣味。這氣味有點像肥皂和葱在一起煮的臭味。當星期六來時，我們都恨這一天。斯太拉帶着「阿摩尼亞」(一種清潔藥水)來。噢當屋裏用了這阿摩尼亞水時，沒有人敢走進去，即使是走過門口時我們也要停止呼吸一分鐘。她走了以後，這氣味也走了。後來我們搬到旅館去住斯太拉不再來替我們清理屋子。

但她仍管洗衣服，這洗過的衣服用大籃子送來。當我們把衣服一件件取出時，這氣味一樣的會發出來，等把這盛衣服籃子拿走之後，屋子裏却仍有像她一樣的氣味。

當我們搬到旅館後可謂幸哉，每天來旅館清理屋子的女僕是一個名喚南錫的可愛婦人。南錫常是很可親的。

她是一個謹慎的女子。有一次她打碎了父親的「泥馬」她一星期都是十分的惶懼。母親待她很好，她給她一個匣子那是祖父在母親結婚時給母親的。她在她清理屋子時也閑談。南錫偷偷地告訴母親關於她怎樣將婚約取消及她同她的婆母怎樣的打鬧等事情。

她是我們所用過的僕人中我最喜歡的一個。

在麥奇商店購物

(無雙作)

母親 語堂，瞅，你的衣服都燒破了。

父親 啊！

母親 同我們來，我帶着孩子們要到麥奇商店去買點東西。

父親 不，我不需要任何東西。

母親 是的，語堂，看看你的衣服。你需要一件新的，去吧。

父 不，我的很好。誰比我穿得更好？

母 狄克。

父 不。我不願意去買東西。

母 去吧，語堂。你需要很多東西，領帶，襪子，襯衫，鞋子，等等。

父 求求你，你知道我不喜歡逛商店。

母 走，如斯。

父 我或者也去。

母 好！好語堂！

我們到了麥奇商店

(無雙作)

母 如斯，拿出購物單來。

如斯 牙刷，牙膏，胰皂，鞋子，妹妹的衣服等等。

母 我想我們還是先到第一層去。

父 我到賣書部去。

母 到兒童部來找我們。

父 好的。

在兒童部

(無雙作)

父 噢糟！

母 甚麼？

父 火柴沒有了。

母 哈哈，我很抱歉。

父 請原諒我，先生你有火柴嗎？

母 語堂，不要到處去找火柴。這就是我不喜歡同你一塊出來買東西的事體之一。

父 阿賽！（這是妹妹的乳名）好真幸運，多麼美的一件衣服。

母 誰挑的？你的太太。

父 不，我挑的。

母 當我挑選的時候你並未在此地。

父 好吧！

母 好吧？

吾 家

父 快，你買完了嗎？我餓了！

母 甚麼！

父 餓了！

母 這一件多少錢？

女店員 三元九角九分。

母 語堂，錢在這裏付給她。

父 我有我的錢。

母 不，我要你拿這個給她。無雙，遞給語堂。

父 爲甚麼？我有我的錢。

母 但這衣服是我買的。

父 那末你爲甚麼不自己給她錢呢？

母 不，你。

父 啊，哼，完了嗎？

母 不，還早着呢。

父 啊天爺。誰願同我去到玩具部？

母 噢，可是語堂。你不去買你的衣服嗎？

父 不，無雙來。我們先回家。

母 那末你來麥奇做甚麼呢？

父 買書。

我第一次演劇的經驗

(無雙作)

自從戰事發生後，母親到救濟會效勞。她們打算爲募款演劇。那裏有一位名叫C的女子她教我在那劇中怎樣表演。

這是一件麻煩的事，每星期有兩次。它擾亂我的功課。她教我唱劇中的對話。我須要高聲的唱。在起先幾次有許多的人圍着我。那使我怕見這一天（我很覺不自在。——妹妹）。後來我習慣了也就沒有甚麼關係。C說我在走路時應將一手放在前一手放在後，然後再改變一過。我每天要在家中練習。當我學習的時候我要學着她鞠躬，我的手指將怎樣做，並應當做多久。她每次在表演前她要先喝一杯開水潤她的嗓子。在事情的中途她必停止並重複然後再起始演一遍，隨後她停止並對我講說，然後再開始表演。她這樣的做許多次，但我們總算在三小時之內演畢。有一個男人管奏音樂的，那聲音尖銳得刺耳。

母親忙了很久去找服裝。當我試穿時，我完全不像我了。我是一個王子，我的頭髮全被罩在王冕裏，那衣服是橘黃色極長，幾乎使我跌倒。C爲她自己的服裝忙極直到表演的這一天才看見我穿的戲裝。

母親儘量的請來許多客，而我却希望一個人都不來。妹妹也在這件事裏。但她一字都不用說。

總算我把這齣戲練習的還不錯。隨後上演的日子到了。

在早上，母親，妹妹和我作化裝預演，從十點到十二點。然後急忙地回家吃中飯。

剛吃完中飯之後我們再到旅館去。我們也像美國人一般的匆忙。在化裝室坐着C和一個女僕。我所稱的化裝室只是將房間的一部用屏風隔起來的。C是一個正式的女伶。我是暫時的。C坐在凳子上一手拿梳子一手拿刷子。C的頭上加上一些假的頭髮。她化裝了三小時之久。客人來得很多超過了我的希望。但其實我是希望一個人也沒有。室內充滿了煙氣。不久我們都準備妥了即可開演。C先出來了，隨後妹妹和我。音樂開始奏演，我的手發冷。父親正在望着我而我嚇得像隻小老鼠。C開始她的唱，而我和妹妹恐懼地互相望着。C的唱停止後，我接着無心地唱起。於是開始那走步，我是照着C所教我的做，但不很好。我戴着那大

王冕站着，王冕遮蓋了我臉的一邊。母親說我應當在臉上塗胭脂使後邊的人能看見我。但我

說我不管他們看見與否。不久如此如彼的把這事情結束了。我們再出來鞠躬微笑。完了以後我把這些無用的衣服都脫去，而我又回復了原來的我。我穿着我自己的衣服出來。這樣我覺得我又如其他的人一樣。

逛康尼島

(無雙作)

我們在中國常常聽到說康尼島。並且現在我們正要去康尼島。我們乘地下火車二小時。我們下車後看見那裏有一大羣人們站在一所房子前。我們進去並遊玩一翻。父親妹妹和我坐上車子，那車子跑得飛快，使我的肚子都跑空了。我們一上一下的走着，母親和如斯怕撞在甚麼東西上，所以她們沒有隨我們來。我們三人坐了兩個人的座位，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單獨坐。坐在上面跑起很有趣。後來全家到了一個極黑的地方，父親領導着全家並用一手拉着妹妹的手。如斯母親和我緊靠在一塊走。這是一條很長的路，但我們向前走走並覺得即將走出去。但來了一個男子說：『讓我們趁乘升降機。』我知道這不是像平常的升降機，因為沒有人會設普通升降機供人玩。這個人對父親說：『抱緊了她』而我們三人同在一輛車中。『抱緊了她』聽來確是有點可怕。我曉得在車中定會發生些奇怪的事情。鈴聲一響，我們便離開車而到了一張魔氈上。這魔氈上下走的極快，將會使人跌倒。父親，妹妹，和我都躺下。

到了一個地方可使我們滑下去，這樣我們便出來了。我們站在那裏等候母親同如斯。我自己心裏想，『可憐的她們。她們定然坐得很舒服平穩』，鈴聲又響時出來了母親和如斯。如斯與往常一樣，大笑着出來。

那裏還有許多別的東西，我們也都玩了，例如坐在一個車上各人自己駕駛。在那車裏父親丟了一張一元鈔票。還有一種船上昇得很高再墜落到河裏去。總之這便是康尼島。父親和我是最喜冒險。母親和如斯只坐了些平穩的玩意，但就那樣如斯對於她坐在的玩意都無原因的大笑。妹妹在來去的路上都靜默着。但每人都玩得很快樂。

在大西洋城

(無雙作)

父 你覺得去大西洋城好麼？
母 好的。

於是我們開始整裝，不一刻我們都準備妥了。這正是春假。我們到了車站，母親爲我們買了些檸檬糖，父親去買票。

我們到了大西洋城！我們雇了一輛汽車，並告訴車夫帶我們到一家不太壞亦不太闊的旅館去。好的我們住在了一個各種設備都全的普通旅館裏。翌晨我們出發去觀光全城。我們到

了銀塔，我想是叫這個名字，並去看一次電影。後來我們走到海濱散步，在沙灘上見有許多藝術家。母親允許他畫妹妹和我的像，但畫得結果妹妹和我好像孿生。因此當我們離開了他的視線後，我們立刻將那張畫拋到海裏去了。我們去到一家「五一」商店。當走進商店時，我們還沒有買東西的意思只是進去看看。可是我們却見每人手中都拿一包東西。那就是五分和一角商店的作祟。我們認為這個便宜那個也便宜，所以我們買了它們，隨後這些五分和一角的小東西集在一起却成了許多。

最有趣的是半身剪影。我們每人站在那人的面前，他遂用了一把剪刀頃刻剪出我們的影像，這是最有趣的事情，每一張看起來都很像我們。後來我們又去騎驢子。我很愛玩，但有點怕，因為我是很容易受驚的。我們騎在驢上攝了一張照片，樣子極其古怪。

我想我們是可笑的人，我們到一個城市不去看應該看的，但却去並做本應該在別個城市去做的。我們去一家電影院看「桃花恨」因為我們聽說這是珍妮麥唐娜主演的。但電影在大西洋城並不是重要可看的。又如你已經知道了的，我們去了一家「五一」商店就像是紐約沒有那種商店！但不管怎樣我們做了我們所願做的事並玩得更愉快。

哈瓦那的拆字謎

(如斯作)

『玩拆字謎好麼？』是住在哈瓦那城時每逢吃罷中餐或晚餐後必要問的。回答是『好的，』於是我們便開始玩。

一個夏季我們在古巴的京城哈瓦那住了一個月。T先生和T夫人和我們同住在一所前面帶大遊廊的精緻的平房。T先生夫婦和我們很慣熟因為在她做女孩子時我們就認識她了。其實她還是我們的親戚。哈瓦那假如沒有涼爽的海風一定是很熱的。我們常常只穿一件衣服，父親也穿上他那像睡衣般舒適的中裝。這房子在早晨和下午是不很涼我們多半在寬的遊廊下消耗。在早晨我們多半是看報紙或小說。很難得在這懶散的許多早晨我竟把中國的歷史做了一個摘要。不久便該吃中飯，那常是味美而豐盛的飯菜。飯後我們又坐在遊廊下休息。我們有波羅或西瓜作飯後零吃。那時男子們和妹妹多在預備遊戲的項目，女子們進去梳洗一番，妹妹常是很熱心於拆字謎遊戲，雖然在玩的時候她只坐在母親的椅子後。也有時母親讓她代抽一張，假使抽得好的，那末每組都叫她代抽。母親集中注意在遊戲上她並向母親小聲說做 'girl' 'boy' 或是 'her' 等字，母親是正在想難的字反忘却了容易的。母親的一組將謝妹妹但別的一組便說，『妹妹，不要太聰明了也不要告訴母親這字。』妹妹知道這是一種稱贊她遂微笑。無雙對此遊戲最興奮。我們兩人常常在一組，當她看見別人沒有看出的字時，她使用力的捏我並抑止不住她的笑。哈別人看見她在笑遂更集中注意最後想起來了那個字。我總在

告訴她止住笑，但她却沒有辦法。父親時常對這遊戲玩得很認真，T先生也如此。

當我們玩時常分成三四組。第一組是母親和無雙有時也有妹妹；第二組是年青的T夫人和我；第三組T先生；第四組父親有時和妹妹。組總是這樣分但我們常改變。有時妹妹不願玩而獨自去玩大人玩的曲線猜謎圖。我不明白我們爲甚麼這樣的喜歡玩這遊戲。我們幾乎在每次中飯或晚飯後都要玩除了被邀請出去吃飯時不算。玩到中途時有泛泛的朋友來打斷我們的遊戲。我們時常玩到各個字母都翻出來，然後計算我們各得多少字。優勝組沒一定因爲大部分要憑運氣。遊戲的末了常常是最興奮的。每一個人逐一的站起來，父親和母親常常走去別人的。這些遊戲常是很有趣而幽默的。當我們不很想做遊戲時便講些舊時朋友們的笑料和故事。並且我還有應當說的是在遊戲時總備有茶點和糖菓，而且茶壺總是常重續的。因爲我們常常的玩便有些這樣的事情發生。將 *fit* 變成 *fig*，再變成 *kit*，這些是許多人很聰明的想出來的，而代了習慣。另一個是 *my* 變成 *may*，又變成 *many*，所以當我們看見了 *may*，我們就會想出許多其餘的字。

當我們離開了哈瓦那時這種遊戲便停止了。在紐約我們有時也玩但不常玩因爲每人都很忙。

他們所問我關於中國的事

(無雙作)

在西方人們問我許多關於中國很可笑的問題。下面是他們問我的問題。

1. 你在中國有椅子嗎？
2. 你在中國有桌子嗎？
3. 你吸鴉片嗎？
4. 你在中國也患傷風嗎？
5. 你用鼓槌吃飯，不是嗎？
6. 你吃鴿子窠之類的東西嗎？
7. 你爲什麼沒有小腳？
8. 爲什麼你兩個眼角不向上？
9. 在中國有車子嗎？
- 10 你的背後沒有一條豬尾巴嗎？
- 11 你不戴倒着的碗狀瓜皮帽嗎？
- 12 你穿睡衣上街，不是嗎？

這樣的問題有很多，但這幾個已可曉得西方的孩子們對於中國是怎樣想了。有時想到他們怎樣想中國，心上頗感不悅。那些問題真是可笑，只此而已。我很奇怪他們怎敢這樣的問。我覺得他們似乎拿中國人不當人類而只是一些奇怪的東西，並好奇地想去知曉。

我想假如他們到了中國，他們會看到中國實在是甚麼樣，他們將會驚異。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

1. 中國有椅子嗎？ 有。
2. 中國有桌子嗎？ 有。
3. 吸鴉片？ 不。
4. 傷風過嗎？ 是。
5. 用鼓槌吃飯？ 不。
6. 吃鴿子窠等物嗎？ 不。
7. 小腳嗎？ 不。
8. 如V樣的眼？ 不。
9. 中國有車嗎？ 有。

10 豬尾巴？ 不。

11 碗底向上的帽子？ 不。

12 穿睡衣上街？ 不。

因此你可以看出這些答案正和一個美國人回答所問關於美國的問題一樣。我希望那些對於中國仍存着腐舊觀念的人們趕快拋棄了它們。

我喜歡紐約嗎？

(無雙作)

假如他們不介意我將說我更喜歡巴黎。但有時我確很想念紐約。這實在是很難說。第一，在紐約的街上走並無趣味，除了看商店的窗飾。

在紐約交通很便利。

我喜歡美國的「熱狗」(麵包夾腸子)。

我喜歡美國的學校。

人們在街上走得很快。

我討厭他們的中飯。

我喜歡他們的公共汽車。

我對於黑人沒有意見。

我不喜歡他們的昇降機

我不喜歡摩天樓。

我喜歡『無線電城』的下層。

我喜歡紐約的電影。

我認爲那些土語是可怕的。

我不喜歡美國人的發音。

除了在公園裏見不到樹。

我喜歡看胸背掛着廣告的廣告夫。

我喜歡無侍者的咖啡館。

我喜歡他們的冰激凌。

我不喜歡他們說『唐人街』。

我不喜歡他們對於中國的想法。

我喜歡在夜間看百老匯。

我喜歡戲院周圍的燈光。

我覺得那些鎂光是可怕的，因此每當他們要替我用鎂光照像時我就把眼睛閉小了。所以鎂光照出來我的像決不會好看。

在紐約進商店買東西沒有趣味。

在紐約沒有美人。

在紐約有很厚的一層塵土。

他們本沒有事却也在急忙的跑。

現在，在紐約只有一件事體我很願意看的就是『無線電城』的歌舞表演。

巴黎的任何歌劇都比不上。

啊！紐約有它的好點也有它的壞點。

第三篇 在歐洲

在沙佛亞船上

(無雙作)

在船上吃飯分兩隊，一隊是吃『烤牛肉』另一隊是吃『青菜』。當然父親是吃『烤牛肉』隊的領袖。差不多在船上每一次飯如有烤牛肉父親都吃。三四天以後侍者都已知道了。當有烤牛肉時，侍者會即刻跑到正跨進餐室的父親面前告訴他，『菜單上有烤牛肉。』父親對此笑了但並不以為可羞。至於『青菜』隊，母親是領袖。每頓飯母親都要蔬菜並在『蔬菜』上面加一個『青』字。

至於每隊的隊員並不是常常相同的，但領袖却總是不變的。

如斯有時喜歡牛肉但有時也喜歡蔬菜。當無雙和妹妹要牛肉時，如斯便陪着母親吃蔬菜或是母親所叫的別樣菜。

無雙常是在『烤牛肉』隊。因為她比較喜歡牛肉。但當有鷄或是母親叫了別的比牛肉更好吃的東西時，無雙常會後悔但仍須陪父親去吃牛肉。

妹妹常加入『青菜』隊。但她時常在兩隊之間。每隊裏都想要她，因為她是全家中最幼

的。

父親同母親總是彼此相視而笑。父親以爲母親吃的蔬菜太多了而母親以爲父親是離了牛肉不成。

探維蘇威火山

(如斯作)

啊，維蘇威，這活的火山，我們進去了。

我們到了內普斯後的那天我們要去看的是維蘇威和龐倍。我們對龐倍的印象幾乎全爲維蘇威的所蓋過了。午時在維蘇威山脚下吃飯後便乘了汽車登山。起初僅爲鄉村道路，但從窗中望去則見前面是一座爲雪所蓋着的大山。這時我們是否再上還未決定，因爲我們怕當俯視內中有東西在滾沸着的大洞時也許會掉下去。但我們想去詢問嚮導。在行到山高的五分之一時，那裏有一間小屋內有幾個紅臉的嚮導。當父親向前去問時我們坐在車上，用氈子蓋住全身。真有趣我們同時都覺是在冒險。我們都說聲『去。』便向前進。在我們的心頭痠癢地奇怪它到底是甚麼樣子。母親對這種危險壯胆說好在我們五個人都在此，假如鎔岩流出我們便一同死，不要只死一兩個。當我們正作『萬一發生』的各種假想時，我們已到了路的盡頭車不能再向上駛了。上去還是不上去，又是一個猶豫，但終于決定上去。在這濃霧中母親的

前後由嚮導扶持着。無雙和我，父親和妹妹四個人手牽着手。天正下着細雨頗有點冷。父親用毛氈圍着妹妹使她像一個印地安小孩。無雙是緊握着我的手並說她願意靠裏邊走不願走在外邊，我允許了她的要求。

你知道，做姊姊的是要讓步的。有些地方我們需分手因為容不下兩人並行，我們曲折而上並吃一點路旁潔白的雪（我們還吃冰條。——妹妹）母親常行在大前面我們前後的喊着，「嗆呼」爲使互相銜接。在路上父親提出了一個問題：假使熔岩突然流出來你們怎麼辦？我們一致的說最好是一直滾下山去用我們的厚衣服護住身體。嚮導撒謊說到山頂只要二十分鐘。我不知道我們走了多久，但確是很長久。

我們走到了一個地方突然聽見有海嘯聲每隔三分鐘響一次。這是維蘇威火山內裏熔岩的滾轉聲。後來我們想到這嘯聲而害怕，但我在聽到這真的聲音時並不怕。我想我是不知道它的危險的原故。

我們到達了噴火口那並不是如我們想像中的一個深洞而是一片岩凝結了的地。這是熔岩正在下流的時候凝結的。我們在二十天前流出的熱熔岩上行走，雖然山風很冷但它當時還在溫暖呢，流出的熔岩一條條蜿蜒地交錯而下像直徑八吋粗的深黑繩索。有的像蠕動的巨蛇。除了父親之外我們每人都有一個嚮導，並且妹妹是坐在一個壯健的嚮導的肩上。我想她是最

舒適的一個人。這路是很起伏不平加之嚮導等於是拖着我們前進。但是這樣也好，我該承認，否則我們將看不到這奇觀了。我們被拖着走了一刻鐘才被放鬆，相距二十呎遠的火山口有鎔岩噴出來，這鎔岩吐起約一二呎高，然後成條的滾下。它正是紅熱着，在另一個山峯上發出高大的吼聲。我們微覺一點可怕。父親又向前走幾步母親急忙叫他退回。兩個嚮導用了火鉗從裂隙中取出了一塊熱的鎔岩，並放進去一銅幣作為紀念品。

許多處都是裂縫和山隙我們需走過，當然這裂縫並不大。但也不小已可從裂縫中看見下邊紅熱的鎔岩。有幾處是熔液的薄層，那蒸發出來的氣息觸到鼻子裏使我們的呼吸感到不舒適。同時到處的裂縫都噴出蒸氣來。在這時我們都覺得奇怪；妹妹安靜地坐在嚮導的肩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覺得像是來在另一個星球上，那裏沒有樹木及活的東西，我們是唯一到那裏探險的人，並且不能再回到地球上，因為像是沒有回去的路了。使我發生這遠離地球之感的必是我們所踏着的凝結了的鎔巖，那樣的不可想像！我們全忘記了上山時的積雪下面陽光照耀着的平原，和前面碧綠的海。加之那可怕的怒吼聲，就在離我們約四十呎的山內發出來。據他們說這路和地面時常發生變化，也許我們來時走的路現在又罩上一層新的鎔巖。它的變化是依照風向的。也許有一天會再流到山下一回。因為地面一層層堆積得愈厚。

下山似乎比較容易而且快。我們在坎坷不平的鎔巖上跳躍而行。我們跌下或跪下過一兩

次，但立刻被嚮導的有力的手臂拉起來了。我沒有時間去想我是否受傷因為我腦子裏全在想找一塊較平坦的地方放我的腳，免得嚮導再三拉着我走很遠。後來母親幾乎被那兩個嚮導捉了起來。她說她的腳僅僅只是輕輕點着地。這時候無人有閒空去想別的事情除了走自己的路。父親屢次告訴嚮導走慢些，他們口裏雖答是，但走得仍是照樣的快。

當我們走出了火山口時我們很覺愉快。雖說我們從濃厚的雲層中仍舊看不見世界但至少熔巖流出來時我們可以滾下山了。我們往下走又遇到了積雪，我們又拾起潔白的雪塊送到嘴裏去。不久我們已到了停車的地方，那時約五點鐘。我們在路上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她的鞋跟有三吋高正上山去。這女子好像已經受不了，我不相信他們能到達火山口。在車中我們計算我們的損失。五雙鞋子的鞋尖和後跟都破了。（但我沒有，我仍舊穿着這雙鞋子。——妹妹）母親和我的腳上碰破了一點却很覺自豪，當然兩雙襪子也破了。

當我們回到旅館時我們都洗了一個澡並吃了一頓可口的晚餐，到去睡時我們的心上全被這天下午在生命史中的偉大經驗的思索所佔據。許多天後我們仍常談到我們所冒的危險，我們所見的景像，和我們走進維蘇威山中所聽到的巨聲。

佛羅倫斯

（無雙作）

我們遊義大利並到過了內普斯，羅馬，和佛羅倫斯。我最喜歡弗羅倫斯，並且我們都是這樣。

義大利人多是胖的，誠懇的，却不十分潔淨。

我們住的旅館的經理很嚴厲，我打碎了一個瓷器，我嚇得跑進盥洗室，當父親去告訴他時。因為我想他會來追我，但後來他讓我們賠償了。

義大利有很多貓，尤其是在旅館裏。我們往過三家旅館，他們都有貓，那對我很不適宜因為我是最怕貓。

在早晨我們走不遠便到阿諾河。這是一條很平靜的河，河上有許多橋，有些橋上還有房屋和商店，有些只是平常的。有的還有強烈的氣味並且有些氣味還好聞。沿河是商店和旅館，都是為旅客而設的因為都很貴。母親買了一串珊瑚非常的美麗。我們各買一個皮匣子上面刻着我們自己的名字。但是父親的一隻在買炸團餅的店裏遺失了。炸團餅很好吃裏邊有朱古力奶油。

有天我們雇了一輛車，並發現司機人會說中國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們坐車到了教堂，據他們說這是世界上最富麗堂皇的大教堂了。我們花了錢進去。但是妹妹和我覺得這教堂是太沒趣味了。因為這並不是供人們祈禱的地方，但只一間

有六個大教室那樣大的屋子。固然是很富麗，完全用着大理石裝飾。但是最壞的是牆壁四周都是墳墓，是的，墳墓都伸出牆外，父親還敢去摸那些，但妹妹和我沒有一個感到興趣的。

我們還到市場去，那裏是潮濕而又骯髒，我們看見人們正在市場上吃牛肚，生的。

如斯買了一個貞女馬麗亞的瓷像。這是父親給她的禮物因為她是極其極其喜歡它。

我們喜歡佛羅倫斯因為它是正好，內普斯是太靜，羅馬又太鬧，而佛羅倫斯却正好。

我們住的旅館離一個大學很近，在我們的旅館裏住有五六個學生。他們奏美國的爵士音樂。跳「爵士舞」。他們之中除了一個其餘都像美國人。那一個，父親說，是最聰明的，因為他安靜地坐着聽。

我們在佛羅倫斯住了五天，玩得很快樂。

在尼斯的第一夜

(如斯作)

時間大約是在夜晚十點；車中的每個人，除了母親和無雙，都在打盹。我從夢鄉裏醒來惺忪地披上大衣。我們忙着跳下車並立刻喚腳夫因為我們有十件行李。幸運的是火車在尼斯停了十分鐘，否則我們會被帶到坎尼斯或更遠的地方。（我們幾乎被帶過站因為我們三人快要睡着了。假如不是無雙我們就被帶走了。無雙忙喊「尼斯」於是我們全都跳起來。——妹

妹)

我們把所有的行李等物都裝在旅館的汽車上車夫並將我們載到預定下的旅館。我又重被喚醒來，其他的人也如此；我們向外看黑夜中的尼斯的燈光。行人道上被燈光照耀着甚是好。我們的車路駛上山便到了看去很清潔適宜的旅館。我們看了旅館的外觀頗覺高興，並且想到頗是幸運正值有慶祝節期的熱鬧中還能找到如此舒適的旅館。一位漂亮的中年婦人出來迎接我們。父親用他新學的法語說我們是經佛羅倫斯市陶瑪斯庫克旅行社代定的兩個房間。她用很快的法語對父親講她以爲我們定的房間是從三月二十三日起而現在才是二月二十三日，她此刻的房間除地管子外都沒有空了。她抱歉並十分抱歉。我們去看地管子下的房間。房間不甚佳並且我們也不願住『地管子』。算啦，我們說聲再見於是車夫又把我們駛下山。在慶祝節的日子各旅館很難找一間空房。汽車夫翻看旅館小冊子隨後對父親說他擬把我們送到白拉別墅旅館去。我們都覺滿意，而且母親急欲快找到旅館因爲妹妹已有點睡意了。

在面對着海的林蔭大道上便是白拉別墅旅社。從外面看很是偉大壯觀。我們走進去。一位穿着白皮領黑衣的年輕的女子迎接我們。隨後走來一個穿侍僕制服鼻子上架着眼鏡的人。和一個穿的衣服不很好身體很粗壯的人。父親說道，『我們打算要兩間屋子帶澡盆，有沒有和要多少錢。』他們三人聚在一堆低聲地商議爭辯一會。我們很驚異旅館女主人和經理竟這般

地講話。他們對父親說了價錢。數目略貴但父親說住一夜却也將就了。隨後那穿侍僕制服的男子問父親道：『你是中國人嗎？』父親安然地答：『是。』於是他突然用不大的中國話同我們打招呼。他又用中國話問妹妹幾歲了。在她還未回答時那一個人叫他快去拿行李，他隨走去。隨後那個女子說只能給我們一間帶澡盆的房子因為空的屋子不多了。好啦，既然只住一夜就是那樣吧。我們上樓進到房間裏。房間很寬大並且傢具也極好，只是舊了。地毯看着也像很值錢但却有墨水的污漬並且還有被虫啣的小洞。洗澡間也是很舊式的。我們讓他們再支兩張床因為房間很有地方。他們三個人一齊動手將行李拿上來另外又加了一個女僕。那個說中國話的侍者又同父親交談。他說他十八年前在過北京。但在他的可笑的北京話之中又帶有廈門（我們的故鄉）及廣東話。他好像是很神秘。他說他曾在中國領事館裏工作過。他現在是道旅館主人——那個穿鄉下人衣服的粗壯人——的朋友。

我們叫的一點晚餐預備好了於是大家走下樓來。母親覺得不如在別的旅館住得舒服。我們圍着桌子坐下那三個人又都走來。旅館主人道歉說在這夜晚時沒有一個固定的侍者。那位年輕女子來了又走了餘下的兩人站在父親身邊閒談。廚房的僮役拿來冷火腿。他穿着條紋布的上衣並繫着黃黑道的領帶。他的臉同手極紅。我不明白何故。他手上托着很多盤子。他跳到母親的右邊行個禮旋又跳一下並用叉子敲盤子三下，然後才將盤子放到桌上。他又客氣行

禮然後跳到我的右邊照樣的做法。這對我們很覺有趣並且我們實在忍不住笑。但不久我們看他的那種動作已覺眼花。母親受不了她頗覺不自在。他遞給我們布巾，但他先把姆指放進嘴裏然後取起布巾給我們，我們都覺得不大好。那個戴眼鏡的怪人站在我們旁邊同父親講中國話並且說他認識八千字並且他能用手指在桌布上很快的寫字。我們聽了十分驚訝。這旅館裏的每件事都如此的奇怪神秘。這旅館的主人是來自法國中部，那個女子是生在馬達加斯加（非洲東面的一島）餐廳中的地毯約值一百萬法郎而浴室却壞極。每件東西都不相襯是一個旅館，一個經理，一個侍者。我們可以原諒晚飯只給我們一些冷火腿，因為時間太晚了。但整個的管理真是可怕，並且這些人都極神秘。我們都猜想這個主人必是法國中部的一個農夫跑到了暗城芒地卡羅贏了一筆大財，於是把這座別墅買過來改為旅館。這個朋友必是帮他計劃一切的朋友。但我們不能想出這個來自馬達加斯加的女子之謎。我們看見店主人喚他的『朋友』去拿麵包水果來及做別的事。母親不能忍受看這一切特別是那個跳行的僕役。她不會喝咖啡就先同妹妹上樓回到房間去了。

當我們回到屋來一看還是原樣，並未加床舖。我們隨去問那女子她回答說這一夜她可以讓我們住兩間屋子，因此我們洗罷澡以後，無雙同我遂去另一間更幽靜的屋裏去睡。我對自已說，『這一切都是神秘得像偵探小說，甚麼事或皆可發生。』翌晨醒來方知並未發生事故

○謝謝上帝！

門 頓

(無雙作)

門頓並不是一個有趣的城市。我們來此地住是因為我們找着了一處合適的房子。至於這個城實無可取之點。我們每天出去，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人們坐在那裏養病的海濱，或是去市場看那見一次便夠了的奇怪東西。否則，便沒有可去之地了。此地的山我們一星期裏都爬過了。戲院也不好。有一次我們聽說某戲院將演一部英國劇。於是我們都極興奮得像鄉下女人逛城一般前往一觀。哈，當我們到了那裏看見許許多多的老年男人同老婦人進去，但沒有年輕的。但那也無妨。使我們大為失望的是那戲一點也不好。

每天我們出去我們只能看見老弱的面孔，但是沒有年輕人在那裏。母親感覺那般不安與抑鬱。每天下午她便愁苦靜默。雖然太陽是很晴朗的，但亦無濟於事。我門沒有興奮的事，沒有一點變化。但是我們去了芒地卡羅。坐公共汽車約半點鐘可達。父親想帶我們去看電影。一所大房子外邊貼着電影的廣告自然認為是電影院了。於是父親問一個男子這是一部英國語影片不是。『這是一個賭場，』看門人很誠實的答道。當父親聽到這話時他立刻跑得遠遠的。那房子前邊的花草美麗至極。每樣東西都極其華奢，一只橘子要母親兩個法郎。哈，這

當我們在門頓城住的時頗是一個閒遊的好地方。但比之巴黎却差遠了。

一天父親聽說有幾位中國朋友在巴黎於是他去會他們。當他回來之後對母親說巴黎是怎樣好並且我們怎樣去那裏。於是我們在此地付了三個月的房租只住了一個月並且兩天之後我們便住在了巴黎。

一隻小蟹的死

(如斯作)

當海浪起時，綠波變成了白沫並流上沙灘。海水永遠像這樣沖來退去，有時候還帶來些小蛤蜊和蠓類。這些蛤蜊時常停在沙灘上，小孩們把它們拾起；有時烈日會將它們曬死；總之，它們是得不到好結果的。大約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海浪再打來時把它們又帶回家去。

那一天的太陽是那樣的暖而海水是那樣的清涼。不但人們願意出來玩，那小螃蟹也是如此。

呀！它被巨浪沖到遠處。每一個浪來把它帶到距它的石洞更遠的地方。它的小身軀和腿掙扎亦徒然。它不知道怎樣向回走，最後到了岸上。

它想起它的伯叔父，姑姨母及它的高祖們曾在這沙灘上冒過的險而現在它自己也來到這裏！但海潮聲驚醒了它。它趕快的向海裏跑，但太晚了，已經太晚了，可怕的孩子們的聲音

已可聞見。它偷看一眼並看見了孩子的衣服顏色。突然聲音停止了並且在它注意之前它已在了一個孩子的手中。它的肚子被手指扣住；它試用它的夾子，但發覺無用——它們太短了。現在它被懸在半空中，並且隨後有一件白的東西來它便被放進裏去。它明白了這是甚麼。噢，海的海濤聲只能聽得像細語。我何時能再回到可愛的水晶洞裏並和我那親愛的蛤蜊弟兄及小蝦姊妹在飛舞的海草下玩呢？

它在這悶塞的籠子裏感覺頭重發暈並且因為搖動着它的眼睛也看不見許多。水沫從它的小嘴裏不斷的吐出。在黑暗中它眩暈地看見它的家的影子，突然就全不見了，在它眼前的只是一些白的東西。震動與搖拽愈甚，終於它昏了過去。

當它醒來時，它覺得已經不在那可怖的白東西之內了，莫非回到了家裏？在它的腳下是水晶，它試着走出去但却遇着了玻璃，不，這並不是家。這水如此的淡而無味。它歎息了並默坐在玻璃上。隨後它用上全副的氣力想掙扎出這個無形的籠子去。它的八條小腿已經酸疲它的夾子也如此。慢慢地它睡去了。

當它二次醒來時：一切都是漆黑。孩子們的聲音已經聽不見了。它想或者這是它逃跑的唯一時機。它的四對腿踢了又踢它終於到了玻璃的外邊。它此刻覺得何等的輕鬆，但是那裏？它將去那裏？周圍全是黝黑。何處是家？爲甚麼海水聲再也聽不見？不要緊，我將自己去

尋找。經了許多次的跌倒與險峻的路它已能望見一絲的光。它滿心愉快向那光走去，雖然它已是又疲又餓。強烈的光已可看見但人們的笑聲也可以聽見。原來它並未走近海。它轉過來，它垂着頭。無目的地一步一步走着仍在希望找到它的家。水沫又從它的嘴裏吐出。啊，它看見了一道光不像方才那一道強。它的腿只餘一點點力氣。而爬上這高的台使得它比以前更眩暈。它爬到了窗台上但却又被這無形的東西——玻璃——所阻。它踢那玻璃的氣力漸弱。它怎能成功呢？所有的力氣都用盡了。它安靜地躺在了那裏。海浪沖打礁石的聲音尚依稀可聞。但那小蟹已不能再聽見了因為它的最後呼吸已斷。

『可憐的小蟹！它何時爬上這裏。噢！它死了。可憐的小東西。』它的屍體被拋進廢紙筐裏，但大約它的靈魂已回去到海草裏。

從法國南部到巴黎

（無雙作）

這是一個絕早的早晨。母親是第一個先起來我們跟着也都起來了。我們都已吃了早飯並且不久我們發現到女僕哭了。這是我們要去巴黎的一天。我們最後的一次坐在門頓花園裏。我們發現一種新的花在開放，樣樣都極好看。時間已是八點。女僕露易絲替我們拿着行李我們走去車站。火車來了，露易絲跟着我們到了車上並給母親一束花這對我們沒有用，她走來

走去很覺感傷。再有兩分鐘我們的車要開了，所以她走下車取出手帕來對我們揚，其實是擦乾眼淚。

露易絲是一個老女僕，沒有人和她住在一起因此她不能忍住泣哭。

車開後我們感到頗暖所以脫去外衣使自己更安適些。母親起初觀窗外景色，父親坐着吸煙，如斯妹妹和我在看書。我的眼睛有點紅，父親替我買了一瓶眼藥水，我須每隔一分鐘點一次。當我們覺到餓時僅只十一鐘，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忍住不站起來去拿燒鷄。被允許再過一刻鐘才可以吃，但這似乎一點沒有用。在真的到了一刻鐘之後我們已經吃去了一半。我們都吃得很香。我們在車中午睡了一覺。

似乎沒有人關心甚麼事情發生，大家都覺暈極。當我們醒來時已四點鐘。橘子蘋果向自己的口中放去。我們有點兒疲乏。在里昂我們下車吸了一些新鮮的空氣，此後我們便進晚餐。但在到巴黎前我們又睡一覺。晚十一點下起雨來。父親領我們到了一家很好的旅館，夜中我們沒看見什麼，但從父親的嘴裏聽到許多的“*mademoiselle*”（小姐），那一夜他至少說了二十次以致母親對這 *mademoiselle* 一字再不願聽。

法國的奇事

（無雙作）

自從我來到法國之後我見許多奇怪的事情是我在美國不曾見到的。

法國人總是把他們的郵筒裝設在商店的牆壁裏。

法國人做極大而長的麵包棍，並掉在街上又把它拾起來。

法國老年人走路拿一根手杖，同一個短烟捲。很慢的在街上走。

法國婦人一個一個數的她的五分錢，生怕少找給她了受騙。

法國人在邊道上吃飯並且七月十四日這天在街上跳舞。

法國人的遲緩比中國人更甚。

法國勞工階級的夫婦在星期日二人騎一輛腳踏車去消遣。

我看見法國的老小姐們常是兩個兩個的一同走着閒談，她是若干歲，她們吃甚麼，等等一切。

九月裏在街上走着的婦女十個有七個穿黑衣服。

我看見年老的婦人坐在有輪的椅上由年青的男子推着在街上走。

我到處看見裸體的女人或馬的雕像。

我看見車輛停在街當中。

我在街上到處可見髒而舊的房屋。

我看見一個老婦人在拾起麵包屑很小心地包在紙裏，將這紙包放進一個紙袋，又把紙袋放進一個大一些的紙袋，再把這個大紙袋放在一個最大的紙袋裏。

我看見兵士兩手插在衣袋裏慢慢地走。

我看見嘴上有髭鬚脫了牙齒的老婦人賣報。

我看見法國的小孩都戴手套。

我看見母親們在街上打她們的孩子。

在星期一我看見各商店都關閉得像死了一樣。

我看見飯館在星期日關門因為是實行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度。

我看見各樣的人穿着他們自己的服裝安然地在街上走不至像在美國或土耳其，印度等地被人從頭到腳打量。

我們須給電影院的侍者和飯館裏替我們開車門的僕人小費，否則他們便張口要。車站上的火車不是到的早了就是到的晚。

我看見香水的牌子標着「中國之夜」而不是「巴黎之夜。」

我看到處看見一對對的男女在街上，公園及咖啡店接吻。

我看見新娘子穿着新娘的服裝在街上走。

我在舞臺上看見裸體的女人。

我到處看見青年女子塗着顏色的臉。

我在商店的窗中看見在美國所未見過的漂亮的鞋子。

世界最美的街道

(如斯作)

巴黎人常誇耀伊里西大道是世界上最美的街道，若說伊里西大道有着偉大莊嚴的氣派倒也不完全是假話。

使它顯得偉大的主要的東西是矗立在街的一端的凱旋門，它永遠是那般偉大；在另一端廣場的埃及桿柱直對了圓門的中央。這兩件東西使伊里西大道壯麗得像一座吊橋。

我敢說伊里西大道的寬廣是世界上最寬的，雖然我沒有走遍全世界。但其實這些並不關緊要因為重要的是咖啡館和人士。

那裏有巴黎最華貴的咖啡館它們規模很大雇着女音樂師組成音樂隊。咖啡館普通都分成兩部——室內和室外。在晴朗的星期日咖啡館都擠滿了人。他們坐在那裏磨磨整整個下午。假如你只要一杯咖啡你可以隨便坐在那裏無論多久。你可以同你的知友談心或是安閒地讀報上的新聞。抬起頭來你可以看見不同的人種和樣式的繼續不斷的行列。最新的髮式和最近的時

裝都正在你的面前走過。我已經看見過兩三次有一個如花的少婦伴着一個面有縐紋的老頭子同行。一件新衣服不應藏在家裏而是要在伊里西大道上顯示因爲一段街道上至少有兩家咖啡館那裏充滿了旁觀的批評者。那裏總有來瞻仰巴黎的各國人。他們都穿着最講究的衣服，但式樣各各不同。暹羅人和阿刺伯人穿着他們自己的服裝在街上行走。女子們似乎有點兒羞怯。偶爾也有中國人走過。但英國話是在路上常可聽到的，他們是美國人或是英國人。

我們還未十分法國化。坐在咖啡館門外不到半小時我們便自動的站起要離去。於是我們便成了被人們所看的目標。有一次我看見幾個有趣的男人和女人乘了一輛二十年前的舊汽車來，那車很高前面還有兩盞很大的燈。他們駛到路邊停放自用車的地方。許多人跟着並有許多人從座位上站起看這有趣的景象。它真是好笑。

室內咖啡館另有不同的風味。有幾個人正坐在裏外邊的境界俾得到兩方面的風味。我們最愛去的是匈牙利亞咖啡館。一隊約有十五位女音樂師穿着很漂亮顏色的衣服塗脂抹粉在高台上奏音樂。她們所奏的調子大都是匈牙利亞的舞曲之類。我們總很喜歡聽有時換換節目上來一些吉普賽人唱歌跳舞，但我仍是喜歡別的。

七月十三日的傍晚我們站在一輛無頂的街車行經伊里西大道時，我們看見前前後後以及在我們的兩邊都是車輛。落日已到凱旋門後使凱旋門及它下邊的景物都成黑色。駛下廣場

便清晰地可以見到 Tuileries 和 Louvre。它真是偉大而值得贊美。

有一次父親問我們四個不看路牌拼伊里西大道。這拼法和讀音很不同。我們沒有一個拼對。我拚得差不多只是把 *Champs* 末尾的 *s* 忘了。我却不曾把重音忘記。

我很喜歡伊里西大道，但我認為對於這個世界是太舒適了。那會使人忘掉世界的一切除却你眼前所見的。這是物質世界的浪費，現實的太安逸了。

我們去芒馬梯

(無雙作)

這是一個好而晴朗的天氣。我們應當出去，否則我們將失去巴黎的春季的第一天。

因此我們決定到教堂去。妹妹問我們到那裏去，父親告訴她，但她認為那裏不好。因此她對父親作了一個強笑，使父親不至感到不快。我們雇了一輛汽車，走了十五分鐘便到那裏。我又像往常一樣感到頭痛。當我們下車時我覺得頭很暈。隨後我們去到那被人喚作「天堂」的地方。但它還未開放，於是我們走來走去。過很久以後方得進去。父親說他到了歐洲變得信宗教了，但事實是此地的教堂是比較有趣。

當我們進去時母親輕聲地對父親說，「語堂脫下帽子，不要吸煙。」我們進去到四下觀覽並發現許多引人入勝的東西。一件是那裏有一張像，說是耶穌的臉。看起來是很古了。另

一件不是奇怪而是美的。我們在一個聖像前燃了許多蠟燭。教堂是黑極，燭光甚亮，相襯成了一幅完美的圖畫。

「現在，這裏又是我們生活的世界了。那裏是中古的世界，」我們出來後父親這樣說。在每一個台階的停腳處都有賣落花生的。假如你不買第一個小販的則第二個又要來了勸你買。因此我們買了一法郎的以免再有人來兜售。花生很好吃禁不住買了兩法郎的。父親在走下時說，「我們爬上來時很困難，所以我們的體重必定失去了半磅。但假若我們下來時恰相反，所以我們又增加了半磅。」我們知道那是無味的話，但沒有人能說它是怎樣的錯誤。因此父親和我們四個女的辯論。我們試想了各種的理由來證明其錯誤。但是父親駁回的也有道理。辯論完後父親告訴了我們事實，我們都滿意了。

巴黎寓所的女僕

(如斯作)

無疑的她是一個有趣的人物。她慣用她的棕色眼睛直直的看。我們自從來這裏住就見她每天穿着那件淺藍色外衣，那樣的不整潔，舊棕色腰帶鬆鬆地繫在腰間，拖着一雙破舊的室內便鞋。我們可以說，她是我們來巴黎後第一個認識的法國人。

我們每月付她二百五十法郎買她臉上的笑容，這是夠貴的。我們走下樓時便見她的寬嘴

巴的臉上那個笑容。“Ella, bébé, bonjour”（早安，）她對我很和氣友善，雖然她的聲音很粗。我們可以想像出她在街上口角或爭吵的樣子。我們在裏院可以聽到她的煩人的聲音，她或是在外院掃磚地或只是在和她的同伴閑談。但無論如何我們在二層樓上就能聽到她的喊。

每天我們都見她穿着那件外衣。不管是在馬路上或在家裏用電清除器打掃地毯總不會換一件別的衣服。我們對她笑她也對我們笑，大家都很和氣。有時信封上郵票不足她先替我們付了。當我們回來時她會開門迎着我們先說我們欠她多少蘇（法幣）。假如我們帶着有零錢當時便給她，假如沒有隔一刻鐘她便上樓來要。假如我們多給她幾個蘇她便毫不遲疑愉快地接收下。

她的丈夫在前幾個星期病了，一天他突然出現在我們住的樓裏。但仍是不能走路。他是一個十足典型的法國人，很愉快幽默。他也善笑，他比他的妻子文雅的多。他總坐在電話旁邊閱讀晚報或巴黎晚報。他們兩個人很和睦。

哈，後來，當我們通知不再住在此地時，真面目露出來了。每月不再付二百五十法郎當然便不再對我們笑了。這婦人顯出了真面目，直直地望着你毫無笑容。那個男人當我們走他面前過時仍是笑的，很不介意。那樣就那樣吧，我們就要離開的。

比利時修道院參觀記

（如斯作）

我們去比利時的假期除了火車上的第一天和回來的一天之外共計五天。在布魯塞爾住一天其餘的都在鄉間。一天我們坐了A先生的汽車去拜訪在比利時修道院中一位著名的中國和尚。路上大約走了半小時。在被一條大道從中穿過的美麗的森林中，我們被指明已到了聖安得魯修道院。我們下車後看見一所紅磚的新建築物，假如不見教堂上的塔及走出走進的和尚我們不會曉得這是修道院。A先生進去後同了一個和尚出來。他是一個和善愉快的人，穿着黑袍顯得很莊嚴。他對我們說這時正在做禮拜並問我們是否想看看。我們同意遂走進教堂門。這是一所很新而美麗的教堂，門在教堂的左邊。教堂前有一塊空地，這塊小圓空地上有一蔥形的屋頂用幾根柱子支持着。再裏便是教堂，它被分為兩半：一半是為外來的人另一半的座位互相對着是為和尚們預備的。當太陽從窗子照進時裏面很光亮並有色彩，不像別處的老教堂那般的陰暗。我們坐在第三個椅子上，一個負責招待客人的和尚同我們坐在一起並向我們解說一切。不久和尚們都兩個兩個的進來了。他們都穿着黑袍像是很嚴肅；他們在神龕前跪拜後進到各人的座位。當全體都坐下之後他們戴上聯在袍上的頭巾或帽子。在來賓席上坐的也有和尚但服式不同。那些穿褐色袍子腰間束帶的是弗蘭西斯赤足僧。他們的頭上只有一圈約一吋長的頭髮其餘都剃去。他們的脚上不穿襪子只穿草鞋。

座中還有一些講教僧，他們真是為宗教而服務。他們是在非洲傳道現在剛是休假回來。

他們身穿白袍戴一頂大黑帽子因爲在非洲穿黑袍是太熱了。

他們的禮拜儀式我深覺奇怪。但那招待來賓的和尙同我們低語，解釋各種的禮節。他們的帽子應當總戴在頭上但除了在祈禱文中有提到上帝所說的話時須立刻將帽子取下以表示對於上帝的尊敬，完了再把帽子戴上。在那次祈禱中我看出他們所讀的有許多是上帝所說的話。有些和尙突然跪下，那是表示他們讀祈禱文時讀錯了而跪下懺悔，並在上帝之前求恕。那裏還有一事就是一個和尙擁抱另一個，譬如一行中的，A抱B，B抱C，C抱D等。那表示和尙們彼此相愛如兄弟。

時間大約是早晨十點半他們祈禱完畢是十一點鐘，這不很長。隨後在退去之先每個和尙再到神龕前跪一下。當他們走過時我看見他們的頭上有兩條細線，像是火燒的，上邊不生頭髮。我們問起那和尙答道確是燒的，並且這是上帝的奴隸的標記正如古希臘人對於奴隸們作的標記一樣。他們進修道院的前三年是不燒這標記的，在這三年之中假如他不能忍受這修道院的生活，他可以還俗的。三年之後他決定終身爲和尙時便舉行一種爬伏在地以表示他絕對服從上帝的儀式。

這個招待來賓的和尙在出來時告訴我們和尙們在白天不准談話除非是有極必要的事時。（當然，他自己是一個例外。）但是中餐後的半小時是爲休息和談話的。他們可以到樹林中

去散步談笑。

平常一個和尚有要事和另一和尚談話時便說，「ㄟ」意思是「喂」，另一個和尚把手指放在嘴上意思是說「你是要同我講話嗎？」談話時要儘量的簡短。在去客廳的途中我們看見有幾個人先說「ㄟ」而對方即把手指放在嘴上。

這真是很有趣隨後他引我們到一個很漂亮的會客廳，告訴我們稍候，他去請陸神父來。陸神父進來時我們都站起。他是一位短小而健康的人。他總帶着笑並很喜歡見到幾個中國孩子並有機會說中國話。他已經六十多歲，但看起來還不到。他的名字是陸徵祥，民國二年他曾任中國的內閣總理，我記得他還當過駐瑞士的公使。他把他的生活及進修道院的種種情形都對我的父母說了。他太太是比利時人在她不幸早喪之後，他感到自己的寂寞孤單，無兒，無妻，無父母。並且由於受他太太生前的影響他遂來比利時修道院中爲僧。自入院以後他的健康和愉快均見改善增加。他和這位知客僧從頭學習拉丁文。陸神父極其自謙，他說一口帶上海音的官話。這是很奇怪的事一位內閣總理顯當和尚，真是一件罕有的事。父親問他同中國的朋友常通信否並且將來願回國否。他笑着說他寫信給他的朋友，並且有一天也許回到祖國住在四川，因爲那裏有一所這個修道院的分院。這談話約有一小時，後半小時是與知客僧同母親，到修道院的各地散步並去參觀教室。在網球場上有講教僧（即傳教士）在打網

球。每個場上都有人在玩。他們穿着長而寬大的白袍頭上戴着寬邊的黑帽跑着拾球，大聲喊着計數似乎很愉快。但這確是一幕可笑的景象。陸神父和那知客僧說他們愈常禱告便愈感到其中的樂趣。但我們還未能了解這樂趣。

教堂的鐘響了他們都去吃中飯。父親和A先生都到那容有二百多個和尚的住膳廳。母親同我們走進一間小膳廳去吃飯。一個和尚給我們送來酒和湯。第二碟是青豆馬鈴薯烤牛肉。餐後的點心是朱果力布丁。母親驚訝說這些和尚比着中國的和尚是幸運得多。他們有酒和烤牛肉吃！知客僧告訴我們說一星期中有一天他們吃素中餐和晚餐。母親說，「那很對，很好。」但他隨後說素中餐或是魚鴨或雞，因為那是說只吃水中的動物，魚是在水裏的而鴨豈不也是在水裏，並且既可吃鴨爲何不可吃鷄？母親答道「噢！原來如此。」

飯後我們到另一間大的會客室裏喝咖啡。父親說在吃飯時沒人談話只有匙叉聲顯得特別的響。每在吃飯時有一人讀一本書，父親認爲在修道院中吃飯時一個人只能聽得有限的幾本書。

大人們在客廳裏喝咖啡。陸神父給我們三個小金質品作爲教堂的紀念物。他在給我們以前先對之祝禱。下午兩點我們離開修道院覺得感激招待我們的人並得到一種稀奇的新知識，雖然我們不能對他們的生活感到有趣，但却歡喜聽說他們以爲很感興趣。和尚說他們視修道

院爲他們的家，而這些和尚弟兄如家人，否則生活將太單調了。我們這一趟去修道院得到一個很深的印象。

父親在法國商店中購無線電

（無雙作）

『還沒有好，』是法國人極常說的一句成語。但有時說得太多了。

一個月前父親妹妹和我走進了一家法國賣無線電的舖子。父親說我們可以購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所以他告訴店中的女職員送一架法國製的機器到我們家來，並試試聽一下。應該七點鐘送來的。幸而在八點鐘匆忙地送來了一架無線電送貨人還說『並未悞時』，伸出了手向父親索酒錢。我們試聽了幾次。但沒有人來取或是來問一聲我們喜歡不喜歡這一架。因此父親再到那店裏說他要一架美國製的並定做一只盒子於是付了一千法郎。說妥應當是五月二十日送來。父親打了許多次電話對那舖子的人說已經悞了許多天了。最後他們說『星期三，無疑的，一定。』可是星期三又過去了，一個中國人也開始忍耐不住了。父親好像賣給他們東西，走進店中說，『你能辛苦來一趟嗎？』『可以，今晚七點三十分。不要着急，我們將把盒子做好並有兩架美國製的請你揀！』這話很中聽。但沒有人能再相信法國人。母親說何取消這交易。但麻煩的是一千法郎已在他們手中。

『明天都可以預備了，價錢定明，一切都完妥了』『一切完妥了』這是多麼好聽的一句話！

「鈴——」鈴聲在十二點鐘響了我們很驚訝因爲很按時，只遲了二十點鐘。一個人走了進來，但是我們得到的是甚麼？只是另一架收音機給我們試聽那法國製的一架仍在我們家中。『好了！』這法國人脫去帽子說並預備走出似乎對於他所已做的很覺滿意。『但是這架多少錢？我定做的盒子在那裏？』『定做的盒子再有兩天就好了。你先聽聽這架美國的，過兩天我會告訴你價錢的！』

哈，他走了。但假如我們不知道價錢那末試聽有什麼用。我們怎能決定呢？明天將會知道的。但沒有人相信他會來（從此以後終沒有送來。）

『法國人能當很好的情人同時裝設計家但不會做商人！』父親憤慨的說。

（我們還買了一架鋼琴那人是很準時的，但他們來時有一種可怕的氣味，——妹妹）

七月十四日晨（法國國慶日）

（無雙作）

那天早晨我們起得較素常皆遲，因爲昨夜我們睡得很晚。早晨我們預備好了去看閱兵，於是我們都出去。那裏人已很擠，幸而我們還能得到幾個椅子，但每一個須付十個法郎。我

們佔了四個。我們都站在那四個椅子上因爲假如坐下是看不到什麼的。我們一共六個，但我們正好站得下。我們看見在我們前方很遠的地方有一羣羣的人，騎着馬的，步行的，還有音樂隊。在我們身邊停有許多坦克車。都是塗着泥土及草色以避敵人窺出，坦克車旁有兵士。他們穿着藍衣頭戴鐵盔。他們像是已準備妥去打仗並像隨時都可以打人。在天空上有飛機，當它們飛過時有如雷聲。鴿子們被嚇得亂飛。那裏還有大炮及各種的鎗砲。

我們看見這些東西便想到，「它們做甚麼用？」「去殺人。」它們顯示給我們怎麼殺人！於是們想到中國的戰事和坦克車旁可怕的戰士。我想到從飛機上投下的炸彈以及各種武器在活躍時。他們訓練兵士被殺死。在這閱兵中的一切都是英勇的但也是可怕的，當你想到這些實際是爲的甚麼！他們舉行「殺人檢閱」顯示給我們甚麼是戰爭。這就是我們的世界！

鳥市

(無雙作)

昨天我們去巴黎的小島買鳥。在走進市場的時候我們有意買，但是不曉得買那一種買和多少隻。

我們慢慢地走着注視每一隻會叫的鳥，這時有一個人招呼我們並告訴我們一對紅頭鳥的

價錢。父親說在這地方可以多還價。那些可愛的小鳥都被關在籠中，我們問那六隻的價錢一共是五十法郎。人們注意我們是中國人和怎樣會講法國語，怎樣買鳥。許多人都停住望着妹妹。父親說帶幾隻裝在籠子裏的小鳥回家却也不錯。但繼而一想我們決再多走一會兒再買以免後悔。

因此我們又出來慢慢地走。父親是喜歡顏色的，並且每見了顏色他就感到興趣。

現在那裏有一對顏色極美麗的鳥。從頭至尾的顏色都不同，配合得極美麗。父親注視了很久並且最後問到這價錢。但是很貴，一百五十法郎一隻。

父親肯爲此多花錢。因爲他常斟酌由此所得的愉快和所出的代價相比較，假如認爲是值得他便買它。但父親想了一會覺得假如兩隻共二百法郎他便買它。但是那個人沒有賣的意思價錢相差很遠。因此父親只得作罷，我們買了一個籠子再回到三對鳥賣五十法郎的地方。它們却也美麗和清潔。但與那兩隻相比則遠不如。所以最後我們決定買四隻給了他們三十五法郎。

那時父親不很滿意因爲沒有買那顏色最美的鳥，雖說我們買的也帶顏色但可是不多。父親還願有一隻會叫的鳥，能學各種鳥叫的鳥。父親是不對的。我們都願意有一隻會叫的鳥。因此我們走過了鳥店再到另一個舖子或是另一個鳥市你隨便稱它。那裏有一隻鳥叫得很

悅耳價錢是一百五十法郎。父親開得最低的價錢是一百。父親想出八十法郎因為他雖未說出我知道他還是想買那個舖子的兩隻。

旋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中間有一隻會叫的鳥只值四十法郎，並且如斯是很細心地注意着這一隻而希望它叫，因她知道怎樣節省錢而希望父親放棄那一百法郎的來注着這價錢小的一隻。父親與那人講了一會價後，轉過頭來看到這便宜的一隻。它不會叫，父親認為，它怕爲人驚恐並且它只在自己高興時才叫。

父親對於一百法郎的一隻冷淡了一些終於買了那價錢小的一隻，因爲隔了一會兒它確叫起來了，因爲他們說它是會叫的。

隨後我們再回去看那美麗的一對時却已售出了。

因爲我們帶着五隻鳥回家。並且當我提着籠時，鳥叫起來了，於是引得一羣人圍着聽，我覺得我被圍於人羣的中心於是忙把鳥籠交給如斯，我去同爸爸一道走。

我們到了家把籠子放在鋼琴上這個鳥叫了又叫直叫到天黑兩對各棲到自己的一枝上。它們緊緊地擁着而睡去。

但是這善叫的鳥，我們最寶貴的一隻，却是孤獨的，因爲它的價錢太貴所以我們沒有給它買一隻母的。因此那可憐的小鳥，它從這枝跳到那枝最後獨自睡着。但後來我看見一隻小

鳥臥在它的頸下看着像是父子。於是我覺得這五隻鳥是一家。

今天一隻紅鳥飛走了它的妻或它的丈夫被孤獨留下。而他或她，讓我們這樣稱，哀叫着讓它歸來，那隻善唱的鳥也帮着叫它歸來，但是都無用，它飛向天空誰也不知它何在。但我希望飛去的一隻是雄的那末我們所剩的正是兩雄兩雌的了。

我跑去看鳥。啊！對了，她是那隻可愛的鳥而他飛去了。我可惜它飛了，但高興的飛去的是「他」而不是「她」。

小鳥的死

(無雙作)

我的父親不是一個兇手或與此類似的人——他是一個著作家。
這隻善叫的小鳥的死是一個悲慘的故事教師們必定都關心它。

你曉得父親是在十一月十一日的早晨起身最早的一人。他去看這隻可愛的小鳥及它的新夫人。那新郎正在用嘴啄它的妻，這是多麼相配的一對！

所以，父親想給這丈夫一番教訓：遂打開了籠門捉住那丈夫，並將它的嘴輕打了約十下。但是當父親教訓畢時却使他大為驚異的是那小鳥死了！於是父親利用科學方法，運動他的翅膀想給他施行人工呼吸。但是……沒有用了！

因此當我們聽了這件不幸的消息時大家都很覺悲傷。

但是父親只是一個作家，打算把事實譯明……鳥是死了……父親是傷心的……其餘全家的人也如此。假如任何不認識父親的人必以為父親是一個壞人。但是不，父親並不想這樣做的，父親也是很悲傷的。我知道當我做了我本不想做的事情時會是怎樣的感覺。這是可怕的感覺但並不是你的錯誤。例如弄翻了一杯牛奶，一連烤黑了五六塊麵包，新衣服的上而滴了一塊墨水，等等。這樣的事情使人們的神經受痛苦但其實是不當深責的。

父親並沒有受責備但他受到的也許是更痛苦的，那就是他看我們臉上的表情。父親常說與人爭論時不必辯解，但這一次他覺得需要解釋所以他說了好幾次，他說他必是把鳥的頸握得太緊了，它是如此弱小的，父親的手指是那樣的有力。

喪禮是由妹妹和母親去辦。母親幾乎哭出來。於是這隻可憐的鳥被擲在垃圾箱中去了。

無線電城與伊夫里鐵塔

（無雙作）

很久之前我們早已聽說美國的高大建築物。現在我們要到這第八十層樓。這是一個和暖的晚上。T先生同T夫人帶我們去乘地下火車到五十號街。我們出來後便進到我們要上的高樓。T先生買了票我們上了一架極快的電梯。它是那樣快，假如你不把嘴張開將震傷你的

耳朵。我們在第五十九層樓上換到另一個擁擠的電梯裏。不一分鐘便到了頂上。我們下來向外邊走。當我們向下一望見行人如蟻，車輛比玩具車還小。各街都是亮的。那好像幾個匣子放在一塊。那燈光似乎很小，當我向下望時我覺得像一個巨人，一個從天上向下望的神。與螞蟻相比較的嬰兒。我是變大了嗎？還是世界變了？我們望見那照耀轉動的大紅光，這是太陽嗎？照耀世界的太陽。也許，可能的。不一會兒母親把我驚醒了說道我們要下去了，『下去？』我說。於是我們下去，當我們下來後我向上望並想到『現在我是螞蟻還是神？』在上面的人好像是螞蟻而我們在地上的人是神了。

好了我們有一天上了伊夫里鐵塔。它是三角形的形。那裏沒有飛快的電梯但有一種車載我們上去。這比較更驚險些。每高昇一吋，我更覺可怕一些。最後經過了三次換車我們到了頂上。那裏風很大人很擠。這時我覺得像在一艘航行中的船上。這個建築物似乎在搖動。我們向下看，而我們的手發冷腿發酸，好像我們是爬上來的。父親領我們再上高一些到了最高點。那裏有一面法國旗在飄揚。我們買了一個小不及一吋的伊夫里塔的模型。我把我的手放在頂上說，『我就在這裏。』妹妹把它別在外衣上。

在龐費山女學校

(如斯作)

看罷了這個學校以後，我們不得不決定就去那裏。星期三的下午我們的父親帶我們到此地；我們覺到有點難過因爲要與父母暫別一個月，但當我們看見這可愛的地方我們便開始喜歡它了。妹妹有一點兒不自在。我們把她交給她的教師去照顧，於是我們便同着柏爾羅西以及別的女孩們在晚飯前後去划船散步。夜間屋裏熱得可怕，我們睡時不蓋東西。我們現在尚不十分想家，但只不曉得他們此時在家做甚麼。第二天早晨太陽光照醒了我們旋而鈴聲便響了。無雙生怕起身遲了，但她起得却太早了。我們看見妹妹而她還未十分住慣。我們問她話時她只答「好」「是」，她在另一個屋子必定感到寂寞。法國人比美國人十分有趣。美國人太熱心法國人却太不在乎。他們對我們都不甚注意。從九點到十一點我們同着爾柏羅西還有幾個別人學習法文。無雙和柏爾去池中游泳，羅西和我去湖中划船。天氣很熱，妹妹和無雙在池中稍覺快活。妹妹早晨同下午都在水中玩。教師們對於新學生不大關心。妹妹不會說法文也不能和別的孩子一塊玩。下午無雙和我出去遠足。在大汽車上頗冷。這趟旅行不甚興奮或有趣。我們參觀了一個盜器博物院，那裏有許多美麗的中國花瓶和碗。後來我們又到一個花園。我們本不願去，但後來進去了。後來我們上了一個小船從聖克羅到天主堂去。柏爾和羅西無雙和我都沒帶一個錢，我們四人坐着都很渴，這真是很艱苦。約近八點鐘我們才到。在路上我想到妹妹。有時候她的臉好像要哭，但還好她沒有哭出來。晚飯後吃了冰激凌點心

我們去看妹妹。她業已睡在床上，看着像很愁苦。我也感到不痛快而有一種思家之感。我想這是因為初來的幾天吧。

這一夜是很可怕，當我們睡下時便雷電交加大雨傾盆。這聲音很大，我想妹妹必定害怕。在半夜又下一陣大雨，但總之我是睡着了。

今天我起來希望會涼快一些，但幾乎還是一樣。我們學法文，它是很容易。後來接到父母的來信告訴我們家中的一切。妹妹也來看這信，她說她要寫信給他們，她果然寫了。今天她似乎比較快樂些，她除只答問之外也講話了。她說她喜歡和我們在一個屋裏。這是自然的，因為我們也都喜歡像在家一樣。中飯是很好吃。我們的父母沒有照所說的給我們來電話，妹妹很失望。此地的女孩子們各國籍的都有。有幾個是很好，但是她們不常和你談話。（我決不怪她們。）

（八月十日續記）

星期日的下午母親和父親同着朱先生來看我們。我們不耐煩地多等了三點鐘才來。當一個人和他最親近的人分離了，他便不再想到他的毛病或錯誤，而總想到他的優點並想像他們是十全的人物。這是很有趣的。而我也如此的感覺。我們坐在屋裏談此地及家中的一切

事情。阿清（我們的女僕）和阿強的羅曼史愈趨嚴重。母親談了許多關於她當結婚的事。父親給我們帶來三枝小自來鉛筆，母親帶給我們的是橘子和點心。他們和我們在一起的每一分鐘都覺得十分愉快。後來我們的花園中散步了一會他們便回去了。我們真的並未難過，因為我們已定規好了星期五下午出去好了，這樣就這樣。

阿英同阿華說前天，昨天或今天要來，但她們還沒有來。或許今天她們會來。前天晚上在桌邊教師和我談起中國和一切而她還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共和國，直到我告訴她時。

昨晚很美並且過得很愉快，整個的上午都在下雨，下午的傍晚時才放晴，你可以想像到晚間空氣是怎樣。我同一個名叫泰尼亞的女孩子散步，她也是十五歲，同有些人們在一起時需要找話講，但是和泰尼亞在一起不必費力談話便不會停止。我們談到各種的事體，她是很坦白而容易交往並且頗可愛。

阿英是前天晚上很晚才來的。她的頭髮式樣很好看。昨天下午我同她打網球她也是剛學着打。因此我們多在忙着拾球，只此而已。

我漸漸的喜歡了我的教師，她是個好人。今天下午她們又出去參觀造花毯帷幔的。我們沒有去，因為同着一羣人去總是要等候和忙亂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昨天是母親的生日但我們未能去慶祝。今天我同一位女士和幾個小孩去散步。起初聽說要多蒙去來回約有九公里。我有點怕，因為那一定是會十分疲乏的。後來教師說我們願意何時折回來皆可。今天是很適于散步，既沒有太陽也沒有風。在路旁有許多美麗的蘋果和梨樹。因為有那位女士在一塊我門不能摘路旁的水菓吃。這路很平坦走來也不累，在路上遇見幾個吉普賽人很髒而且頭髮蓬亂。他們要看我們的手紋占卦。一個年老的吉普賽婦人坐上草地上奇怪地向上望着。她的臉上顯示出在小車中到處漂泊和久經風霜。

不久我們便折回來到校正好才下午三點半。愛琳——一個白俄女孩子，在走回之後，引我直到她的房中，讓我在她的紀念冊上寫幾句。我在走罷遠道之後想不出甚麼東西，因此我把它帶回我的房間而允許她隨後就寫。我只信手寫了：（用中文和英文）

「我的國家在遠東而你的在北歐，我們在此地龐斐山相遇豈非奇事？」

我怕寫簽名紀念冊，因為我不知道寫些甚麼好，尤其是一個不很熟的同學，因為也許和她僅能相聚很短的時候。我不願寫「希望我們的友誼永存或是不忘忘記在一塊的短短愉快的日子，」因為我們是會相忘和分離的。當然保存舊日朋友的簽字很有意思，但僅讀些朋友贊揚自己的文字而但有許多並不是像字面上那般誠摯真實，却也無味。好了，但我也常寫些不真實的。

(九月三日——一九三八)

九月一日(星期四早晨)七點三十分我被喚去接電話。是父親打來的電話並叫我們當天回家，因為母親自去卡思之後他很覺寂寞，妹妹無雙和我都願意當天就回家，不必等到明天。我們不到一小時便都收拾完了。

我們到了家真覺愉快雖然我們仍沒有見到母親，但她過一星期就會回來的。

倫敦

(無雙作)

倫敦是我穿第一雙長襪的所在地。你曉得，我帶的短襪不夠所以只得向如斯借一雙長襪。那是要用吊帶的。因此我使用父親的襪吊帶並且無論如何別人是看不見的。

這是一種有趣的感覺，我感到像是一個半成人了。它像是在一些長東西中的一件長東西。不管怎樣我頗歡喜穿着它。這正像聖誕節的長襪我的腿被裝進去。

好啦，我想我有點瘋狂不談倫敦只談我的長襪。但是現在我要開始談了。

我們是很與眾不同的人，我們在十分鐘內決定要去倫敦。這是太倉卒了我們收拾行李時很覺有趣，因為是不會料到。

于是當夜我們便出發去倫敦。我們去時乘輪渡。你可曉得我們三個人把所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而父親是在另一間屋裏嗎。因此可憐的母親只得起來給我們拿東西。我們都沒有睡好。並且試想半夜母親問如斯甚麼。『如斯你用完熨斗之後把插塞取下了嗎？』這很使母親不放心，而母親總常想到這些事體。

第二天的早晨九點過我們到了倫敦。我們都患船暈病除了父親和妹妹。隨後我們去到朋友所介紹的一家極講究的旅館。我們都洗個澡並跳上床便睡去。我們直睡到下午二點鐘才解消夜裏所受的苦。

起來後我們走了一段路並去蠟像陳列館。那裏真有趣，裏邊有希特勤，羅斯福、墨索里尼，英皇喬治六世以及其他男女偉人。但有些却不十分像。他們不把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像與皇族放在一起。他們把辛博森夫人的像做得很胖而醜且矮。

第二天早晨我們去拜訪駐英大使。我們在那裏吃的晚飯。拜訪過後我們去聖詹姆士宮看衛兵換崗。他們像鉛製的兵戴着大帽子和紅衣。他們也有音樂隊。

隨後我們去參觀西寺教堂。我憎惡那裏的必需路過的石棺材，並且地板下面都是棺材。但不管怎樣我進去了爲的有人問我『你去過西寺教堂嗎？』我好答，『去過』。下午落雨。我們去到倫敦橋唱『倫敦橋要毀了』但我們沒有唱。

後來我們去看王冕的珍寶，你知道，那是喬治六世王冕上的金剛鑽。但不幸那裏的門已關了。母親和我們都很失望。

後來我們去吃茶。我們未想到這是正式的英國茶因為我們未多吃。隨後我們去乘「地下車」或如美國的地下火車。我們很覺得有趣因為先乘自動梯下去。不管怎樣我要說我喜歡英國的地下車甚於美國或法國的。美國的地下車有很大的響聲而法國的則有一種難忍的氣味。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們到司各脫飯店去吃飯。那裏的食物很精美。然後我們去看電影新聞片。它是極好。我覺得它是極其極其的好。我非常喜歡它第二天我還向如斯說，「那新聞片真好不是嗎？」她每次必定答「是的。」不然我一定總在問她。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問。

昨天——第四天——也是最後的一天，我們再去王冕珠寶。這次我們進去了。那金剛鑽有半個雞蛋大。

下午我們去動物園，我們見了許多的野獸。但你早已看見過了，你知道老虎有四隻腿獅子也是的。魚在水中游而獅子則不然，如此而已。你不需要我談這些。但總之要告訴你的我們到過了那動物園。

那天夜裏我們回來了，海面很平靜。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今天早晨又回到了家。「或東或西，莫如家裏」。

希特勒同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如斯作)

在這個戰爭恐怖期中確有點與平常不同。在巴黎倫敦和許多其它城市的每一個人都受了希特勒的恐嚇；當然我們五個也在內。噢在那些日子中樣樣事都像很憂愁。我猜想必有藝術家在悲哀燦爛的巴黎的末日。現在回顧我們真是愚笨，忙着收拾行李辦護照，但這是環境迫使我們這樣做並不是我們的錯誤。這是希特勒使我們毫無所爲的打起行李又解開來！

這很有趣雖說天空似乎顯示着不幸的來臨。星期二，二十七日整天下着雨，消息是時刻的在變化，傍晚時雨停了太陽射出了奇異的紅光照耀着全城。假如在巴黎有一個中國的相士，他將從這變化的天象中說出一些關於危機的事件。

人人到處在看報或買報。他們像是急切地想知道消息，同時卻也怕知道消息。這時法國人都搖着頭聳聳肩他們的臉上也失去了平常的不在乎的神態。即使是伊里西大道上平常爲遊人旅客所去之地看着也似乎很可憐。我想這些遊客正在爲買回家去的車船票而煩忙吧。這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也不能興奮起人們的心氣；它們像是將要毀滅的某種美麗東西的最後閃光。悲慘，悲慘籠罩了一切！

父親很正經的想到走。母親認爲也許不會發生甚麼事體，但父親把她說服了假如萬一會

有事發生還是早些離開的好。于是全家動員，父親早晚到輪船局去，想探聽些消息。母親去銀行並在我們啓行之前買些應備的東西。我們三個從壁厨中拉出箱籠並談論着回到紐約的種種。像這樣的過了兩天，我們買了五十公斤米同幾瓶油與幾袋鹽——這些必需品爲防倘如食物不能運進城來並且還買了蠟燭以防電燈萬一息滅；實際上當時我們收拾爲的準備趕第一艘駛往美國的船。

這兩件事頗爲矛盾，但我們却這樣做了。最後我們得到一點關於船的消息：十月五日有阿斯克亞船駛出；有兩間空房間正好可給我們假如不被充作運兵。週末我們應到哈佛去等船。于是我們開始整裝。父親同我們收拾他的書我們同母親收拾衣服。各房間裏都充滿了匣子，紙張，衣箱等等，在夜裏睡時房中桌子上一點東西都沒有，插屜都是空的。妹妹對於再回美國去很興奮；我問她是願意沒有戰事仍住在巴黎，還是寧願戰事發生而回美國，她回答，「我寧願戰事發生」。我們都說她太自私，並告訴她戰爭是甚麼。她說，「是的，我知道，但我喜歡回美國去。」我是既喜歡再到紐約又捨不得離開巴黎。

好了，還有一件我們要做的去是美國領事館辦護照。發護照處塞滿了人，每人都想爭先越過別人。假如你站在桌上可以看見一羣蠕動着的頭不前。父親在那裏等了很久才被告訴須有六張全家的像片。父親趕快回到家裏我們都跑到附近的照相館。第二天早晨父親又去美國

領事館挨個等候。他打電話來說他大約在十一點鐘可輪到。母親已去中國領事館爲護照上蓋印鑑。我要去取來像片然後送到領事館。我取了像片並到了領事館時正將十一點。在父親的前邊還有兩個人；我們坐着等候母親來。兩分鐘後母親帶着護照來了。那好極了，於是父親和母親進去，我便回家來。

幾天以前我們已見到每家的門外分配些沙土。那是用以撲滅燃燒彈的火箴。召集後備兵的告白貼在大街的電燈桿上。在這所房子住的一個女僕的丈夫業已從軍去了，在早晨我們聽到當他離去之前嬰孩的哭聲。戰爭是真的來了。

我們坐在客廳中傾聽着無線電中當夜希特勒的廣播演說。我們是很憂愁。起初是一陣歡呼爲的興奮人民與聽衆，我們確也興奮。當希特勒用他的大聲喊時，父親聽着並翻譯給我們。大約在十點半的時候演說完畢。這演說的印象很不好，父親關上無線電喊道，「世界上是沒有上帝的！假如是有的他應當爲世界的和平使希特勒在演說中間心臟停止跳動。」

和平的一線希望完全消失了我們是準備離此到美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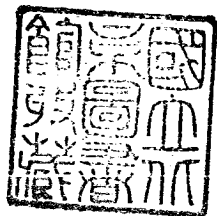
突然來了一個慕尼黑會議。「這有希望，這有希望，」父親這樣的說。那是真的，每一份報紙的第一頁都刊着「和平」接着是四巨頭簽約的照片。我們回轉來看看在這幾天我們收好的行李，我們都嘆氣白費了我們的工夫並且事實上我們還需再解開來！但是曉得再解開行

李也比戰爭好，我們遂高興地打開我們的衣箱。現在我們爲了希特勒而浪費了金錢和時間。無雙和妹妹因沒有去美國而頗失望。每件事都恢復了常態並且臉上又流露着笑容。

在這些瘋狂的日子中有一件事是好的；那就是嘗到了一些大戰的滋味，從這小小的經驗中體驗到真正戰時的人民同難民的感覺。

我將以我們和朋友間談的笑話來結束本文。父親說他預備寫一張個人損失費的清單，一分一厘都寫出，寄給希特勒。一個朋友說希特勒必把這損失單轉送給捷克的總統本耐思博士，說是他的過錯。

(完)



幾部修養心身必讀的世界名著

處世奇術 李木譯 五版新書每冊一元

演講術 李木 宋昆合譯 三版 每冊一元二角

世界名人逸事 上下集 每冊八角

結婚的教育 本書即結婚的性要素欲得美滿快樂

的結婚生活不可不讀英國女醫士海倫瑞特著立本譯每冊售洋七角

男女簡易健身術 本書內容如健身術與青春的延長健

身術與兩性發展健美體格增肌減瘦法增強性能之運動等章極為精

彩美國健康學專家麥克費丹原著 李木譯 每冊定價八角

擇偶術

最新出版又一世界名著精彩不啻處世奇術

本書原著者扶樂賽迪克斯女士係美國報界

最著名的婦女問題研究專家她曾為世界數千萬男女讀者解答切身

疑難問題她今年七十歲本書是她畢生研究的總結晶未婚的男女欲

得美滿適宜的伴侶不可不讀已婚的男女欲求永久諧和白頭到老不

可不讀現代女性應人手一冊現代男性尤不可不讀 每冊定價九角

五 京津滬各書店均代售 總經售北京玻璃廠文興書局

沙漠畫報社
總發行

北京南池子
北岸司胡同一號

家 吾

OUR FAMILY

◎ 版權所有 ◎

原 著 者 林如斯林無雙

翻 譯 者 李 木

出 版 者 崔 淳 鏡

印 刷 者 天津正文印刷

總 經 售 北京沙漠畫報社

北京郵局第三十號信箱

定 價 每 冊 九 角

出 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

52
449944

代爾卡耐基氏
之最得意傑作

世界第 一偉人 **林肯逸事**

凡讀過卡耐基氏之書者皆一致感覺氏擅以引人入勝之故事令讀者感極大之興趣而不知倦林肯一生之事蹟尤無一非可歌可泣令人起敬可為師表者更經卡氏之筆寫出無怪被世界譽為歷來所有述林肯生平之書籍中最精彩動人之傑作譯者近接卡氏來函亦稱本書為其生平最得意之作凡已讀卡氏其它之書者尤不可不讀此書茲附卡氏來函如下敬請注意出版日期



沙漠畫報社
總發行
北京南池子
北庫司胡同一號

2001
1.8

¥1.20